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8n1645

六道集

清 弘贊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45-A 六道集敘
  - No. 1645-B 六道集序
  - 六道集總目
  - 六道集目錄
  - No. 1645-C 六道集述言
  - 天道
    - 述言
    - 述諸經文
    - 法句喻經
    - 天竺
      - 無著菩薩
    - 晉
      - 孫稚
      - 董青建
      - 歷陽
      - 襄陽
    - 宋
      - 江陵
      - 酒泉郡
    - 梁
      - 武帝妃
      - 蜀郡
    - 元魏
      - 中天竺
    - 隋
      - 相州
      - 潞州
      - 海東
    - 唐
      - 京師
      - 壽州
      - 長安

        - 嵩山
        - 循州
        - 于闐國
    - 清
        - 廣州
- 人道
    - 述諸經文
    - 三教平心論
    - 正見經
    - 轉輪五道經
    - 優婆塞戒經
    - 二教論
    - 五王經
    - 善見律
    - 雜事律
    - 舊雜譬喻經
    - 法句喻經
    - 經律云
    - 賢愚經
    - 度狗經
    - 天竺
    - 晉
        - 泰山
        - 瑯琊
        - 吳興
        - 餘杭
    - 宋
        - 武帝
        - 崑崙山
    - 元魏
        - 北代
    - 北齊
        - 趙州
        - 宣帝
    - 梁
        - 元帝
    - 隋
        - 博陵

        - 太山
        - 徐陵
        - 天台
    - 唐
        - 汾州
        - 相州
        - 蘄州
        - 并州
        - 莊惠
        - 登州
        - 沙門
        - 回向寺
        - 壽州
        - 興元間
        - 龍懷寺
        - 衡嶽寺
        - 東都
        - 吳郡
    - 宋
        - 仁宗
        - 滁州
        - 公亮
        - 東坡
        - 山谷
        - 燕都
    - 明
        - 紹興
        - 浙江
    - 清
        - 羅定州
        - 惠州
        - 湖廣
        - 潮州
    - 附遺
        - 譚景升
        - 南唐
        - 南宋
- 阿修羅道

- 集諸經文
- 西域
  - 天竺
  - 中印度
  - 中天竺
- 鬼神道
  - 釋名
  - 牟子
  - 天地本起經
  - 順正理論
  - 正法念經
  - 漢
    - 雒陽
    - 交趾
    - 阿登
  - 晉
    - 河陰
    - 太山
    - 陳國
    - 長安
    - 廬山
    - 竺曇遂
    - 始豐
    - 瑯琊
    - 淮南
  - 秦
    - 秦主
    - 高平
  - 宋
    - 河內
    - 長安
    - 滎陽
    - 京師
    - 王文明
    - 東海
    - 張乙
    - 襄城
  - 齊

        - 會稽
        - 靈苑
        - 楊州
        - 瑯琊
        - 南陽
    - 魏
        - 汾州
    - 周
        - 河南
    - 唐
        - 趙郡
        - 濩澤縣
        - 武帝
        - 洛州
        - 姚明解
        - 博陵
        - 京兆
        - 嵩嶽
    - 明
        - 高祖
        - 徽州
        - 廣州
        - 廣信
        - 廣州
    - 清
        - 東莞
        - 廣州
        - 順德
    - 附
        - 西湖
        - 姑蘇
        - 釋法聰
        - 唐
        - 海昌村民
        - 越王鏐
- 畜生道
    - 述名
    - 大法炬經

- 天竺
- 晉
  - 梓潼
  - 沙門
- 隋
  - 宜州
  - 楊州
  - 洛陽
  - 冀州
- 唐
  - 京兆
  - 長安
  - 文宗
  - 京都
  - 并州
  - 汾州
- 明
  - 韶州
- 清
  - 紹興
  - 廣州
- 錄諸經文
- 附
  - 順德

◦ 地獄道

- 列名
- 提謂經
- 晉
  - 清河
  - 沙門
  - 并州
  - 上虞
  - 武昌
  - 巴丘縣
  - 長安
- 趙
  - 石長和
- 宋

- 廣陵
- 益州
- 多寶寺
- 沙門
- 齊
  - 仕人
- 周
  - 拔虎
- 隋
  - 冀州
  - 京兆
  - 文昌
  - 齊州
  - 雍州
  - 京城
- 附
  - 雲蓋山
- 唐
  - 京兆
  - 兗州
  - 陳郡
  - 遂州
  - 馮翊
  - 新羅國
  - 括州
  - 西京
  - 遂州
  - 河東
  - 京師
  - 咸陽
  - 武昌
  - 華州
  - 扶風
  - 魏州
  - 曹州
  - 雍州
  - 博陵
  - 隴西

        - 雍州
        - 師辯
        - 坊州
        - 汾州
        - 雍州
        - 長安
        - 蕭氏
        - 西京
        - 汾州
        - 華陰
        - 御史
        - 武功
    - 南唐(姓李)
        - 江南
    - 後周(姓柴)
        - 世宗
    - 宋
        - 六一
    - 明
        - 贛州
        - 趙定宇
        - 禮像
    - 清
        - 湖廣
        - 廣州
        - 韶州
        - 盧陵
        - 廣東
            - 梁子球
            - 門聯
            - 殿左廡硃榜罪欵刑條
            - 殿右廡金榜放生文(是杭州雲棲寺蓮池大師戒殺文)
        - 廣州
        - 順德縣
        - 順德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45-A 六道集敘

世俗日下，則立教者日勞。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而孟子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葢聖賢相告，其詞宜簡而該，與流俗人言，則其詞宜詳而近，勢則然也。佛說六道之旨，以窮一心之變，極幽明之故，可謂痛哭流涕，而後之人猶漠然視之。吾鄉在犙和尚乃為採古今近事家喻戶曉者，著以為六道集，葢為未悟人說法，不得不然。吾謂人所以迷而不悟者有二端：其一曰，吾人也，何至流為異物；其一曰，人生快意耳，遑恤他生。然就其一日之間，一念之頃，已不知幾為天，幾為人，幾為畜生餓鬼，誠得秦鏡懸之於前，使其肝膽畢呈，意念盡露，六道之變相紛紜交錯，一時並見於胸臆之中，庶其懼而知返乎。在和尚博極羣書，著述數十種，年將七十而緝此集，其指愈淺，其憂愈深，讀者毋徒視為虛誕之談，而忘其為肝膽之照也。　　羅浮陳恭尹拜題

No. 1645-B 六道集序

和尚本乘願力來，冲齡入道，辯才汩濫，文字縱橫。早年曲唱新豐，調高千古；中歲光韜韶石，藏究三車。不欲出世為人，爭奈龍天弗肯，尋住鼎湖方丈，遂令聲價難醻。然卒不樂久居，旋臥象林深處，意謂靈山會上，笑拈花者不過一人；丁此末法時中，棒投機者屈寧多指？矧諸方既富，煉凡大冶，爐火方紅，我這裡不妨退步潛身，煙霞共老。與其一期說法，度有限之眾生，孰若多著要書，利無窮之後學？于是始從韶石，終至象林，中間五十幾白，奚啻億萬餘言？龍也何幸，受益良多，獨恨鈍根少領玄趣，然最愛其六道一集，痛醒羣蒙。夫影必隨形，谷必畣響，種瓜不得豆，結果定從因，此理勢之所必然。然俗漢恬不之覺，和尚不舍慈悲，悲夫眾迷於六道，輪迴靡艾也。猛然拈出示之，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無幽不燭，普使人人深知報應不爽，因果無差，皆能回光返照，各辦前程者，功不在菩薩下也。龍敢不服膺拳拳乎？僅再拜颺言而序其上。　岩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東莞弟子李龍標頓首拜題

六道集總目

卷一
　天道
卷二

人道
阿修羅道
卷三
鬼神道
卷四
畜生道
地獄道
卷五
地獄道之餘

六道集目錄

卷一
天道
述言
述諸經文
法句喻經
天竺(無著菩薩)
孫稚
董青建
歷陽(張應)
襄陽(史世光)
江陵(釋黃遷)
酒泉郡(伯裘)
武帝妃(郗氏)
蜀郡(沙門慧韶)
中天竺(沙門勒那)
湘州(釋玄景)
潞州(辛彥之)
海東(玄光禪師)
京師(子鄰法師)
壽州(玄宗禪師)
長安(道宣律師)
嵩山(破竈墮和尚)
循州(北山神)
于闐國(沙彌)
廣州(陳公孺)
卷二
人道

述諸經文
三教平心論
正見經
轉輪五道經
優婆塞戒經
二教論
五王經
善見律
雜事律
舊雜譬喻經
法句喻經
經律云
賢愚經
度狗經
天竺蝙蝠
泰山(羊祜)
瑯琊(王練)
吳興(向靖)
餘杭(曇翼)
宋武帝
崑崙山(曇諦法師)
北代(乘禪師)
趙州(雌雉)
宣帝
元帝
博陵(崔彥武)
太山(客僧)
徐陵(智威禪師)
天台(智環)
汾州(劉善經母)
湘州(趙宗孫)
蘄州(五祖)
并州(二鴿兒)
莊惠太子
登州(鶴喙女)沙門(釋牛雲)
回向寺(釋法秀)
壽州(毛賴債)
興元間(韋皋)
龍懷寺(曇相法師)

衡嶽寺(知辯法師)
東都(沙門圓澤)
吳郡(齊君佐)
宋仁宗
滁州(張方平)
公亮
東坡
山谷
燕都(僧福安)
紹興(釋大同)
浙江(管春)
羅定州(東安縣令)
惠州(韓耳叔)
湖廣(雉兒)
潮州(箍桶翁)
譚景升
(南唐邊鎬南宋高宗)
阿修羅道
集諸經文
清辯論師
娶修羅女
大頭仙人
卷三
鬼神道
釋名
牟子
天地本起經
順正理論
正法念經
雒陽(安世高)
交趾(何敞)
阿登
河陰(曇遼)
太山(法相法師)
陳國(袁無忌)
長安(慧嵬禪師)
廬山(曇邕法師)
竺曇遂
始豐(曇蘭禪師)

瑯琊(王凝之妻)
淮南(胡茂回)
秦主(姚萇)
高平(李羨奴)
河內(司馬文宣)
長安(王胡)
滎陽(鄭鮮之)
京師(慧果法師)
王文明
東海(何澹之)
張乙
襄城(李頤)
會稽(弘明法師)
靈苑(曇超禪師)
楊州(道昶)
南陽(宋定伯)
瑯琊(法度法師)
汾州(釋曇鸞)
河南(王彥偉)
趙郡(眭仁蒨)
濩澤縣(李錄事)
武帝
洛州(任五娘)
姚明解
博陵(崔軏)
京兆(殷安仁)
嵩嶽(元珪禪師)
高祖(皇帝)
徽州(思叔)
廣州(張姓)
廣信(能仁寺)
廣州(張一鵬)
東莞(錢公子)
廣州(張妙)
順德(螺岡仙媛)
西湖(真觀法師)
姑蘇(曹魯川)
釋法聰
唐慧稜

海昌村
卷四
畜生道
述名
大法炬經(法句喻經)
天竺(兒烏)
梓潼(杜願男)
沙門(攴遁)
宜州(皇甫遷)
楊州(卞公)
洛陽(王五戒驢)
冀州(耿伏生母)
京兆(韋慶植女)
長安(趙大)
文宗(蛤蜊)
京都(王會師母)
并州(李信母)
汾州(路伯達)
韶州(劉村狗)
紹興(婦變猪)
廣州(鼈寶)
錄諸經文
順德(馬翁芝)
地獄道
列名
提謂經
清河(趙泰)
沙門(支法衡)
并州(劉薩訶)
上虞(唐遵)
武昌(程道惠)
巴丘縣(舒禮)
長安(法祖)
石長和
廣陵(李旦)
益州(釋智達)
多寶寺(釋道志)
沙門(僧規)
仕人(姓梁)

拔虎(監膳儀同)
冀州(小兒)
京兆(杜祈)
文昌
齊州(釋道相)
雍州(趙文若)
京城(釋慧如)
雲蓋山(釋守顒)
卷五
地獄道
京兆(王明幹)
兗州(皇甫氏)
陳郡(許氏)
遂州(孔恪)
馮翊(李山龍)
新羅(國釋順璟)
括州(任義方)
西京(慧恩法師)
遂州(趙文信)
河東(柳智感)
京師(釋智興)
咸陽(梁婦女)
武昌(戴天胄)
華州(張法義)
扶風(傅奕)
魏州(齊士望)
曹州(裴則)
雍州(楊師操)
博陵(宋行質)
隴西(李思一)
雍州(程普樂)
鄭師辯
坊州(王懷智)
汾州(劉摩兒)
雍州(高法眼)
長安(劉公信)
蕭氏(蕭鏗女)
西京(英禪師)
汾州(釋惠澄)

華陰(鄧元英)
御史(馮忠)
武功(蘇珪妻)
江南(高皇帝)
世宗
六一(毆陽修)
贛州(劉須微)
湖廣(康元度)
廣州(蔡等實)
韶州(楊舒一)
盧陵(陳忠赤)
廣東(梁子球)
廣州(羊城惡婦)
順德縣(李氏)
順德(陸業卿)
趙定宇
禮像

No. 1645-C 六道集述言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皆由最初一念識心倏起，而妄想結成有漏之因。故有三世循環，十二緣生，托質則形分麤細，感報則苦樂殊途。三界六道，莫非生滅；人間天上，誠為苦本。是故智人啟悟，妙契無生，頓超三有，踐履十地，息生死之源，處無為之邦，迴脫輪迴，長辭苦趣，此集之由作也。冀諸智者知三界之無恒，識六趣之非久，標志上乘，希求出世，遠劫火之燒然，免淪墜之沉溺，達今生所受之果，仍酬往昔之因。果復造因，因移果熟，輪轉六道，往還三界，所謂欲、色、無色界也。下極金剛際，上至他化天，中間六趣雜居，一切有情未離貪欲，故名欲界。自梵眾天上至色究竟天，此一十八天雖離欲染，尚有色質正報身相，如白銀色依報宮殿，真金赤色身光互照，故名色界。自空處天至非非想天，人同碧落，界若虛空，四蘊成身，無色蘊故，故名無色界。如斯三界亦名三有，以其因屬有漏，果係有為，有生有死故也。言六道者，亦名六趣。趣者名到，謂彼所作善惡業因，道能運到其所趣處，故名為趣。又趣者是歸向義，謂所造之業歸向人、天、修羅、鬼、畜、地獄之處。此之界趣既由識心結成情器，世間若達心源，情器俱殞；悟本真常，生死斯絕。生死真常元無二路，祇在當人一念。一念不生，三界六道無投足處矣。

(情世間者，謂一切有情眾生，皆假五陰和合眾共而生，各各差別不同，故名情世間。器世間者，謂一切無情世界，皆假山河大地而成，各各差別不同，故名器世間。)

康熙己未自恣日寶象林沙門　弘贊　識

No. 1645

六道集卷一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犙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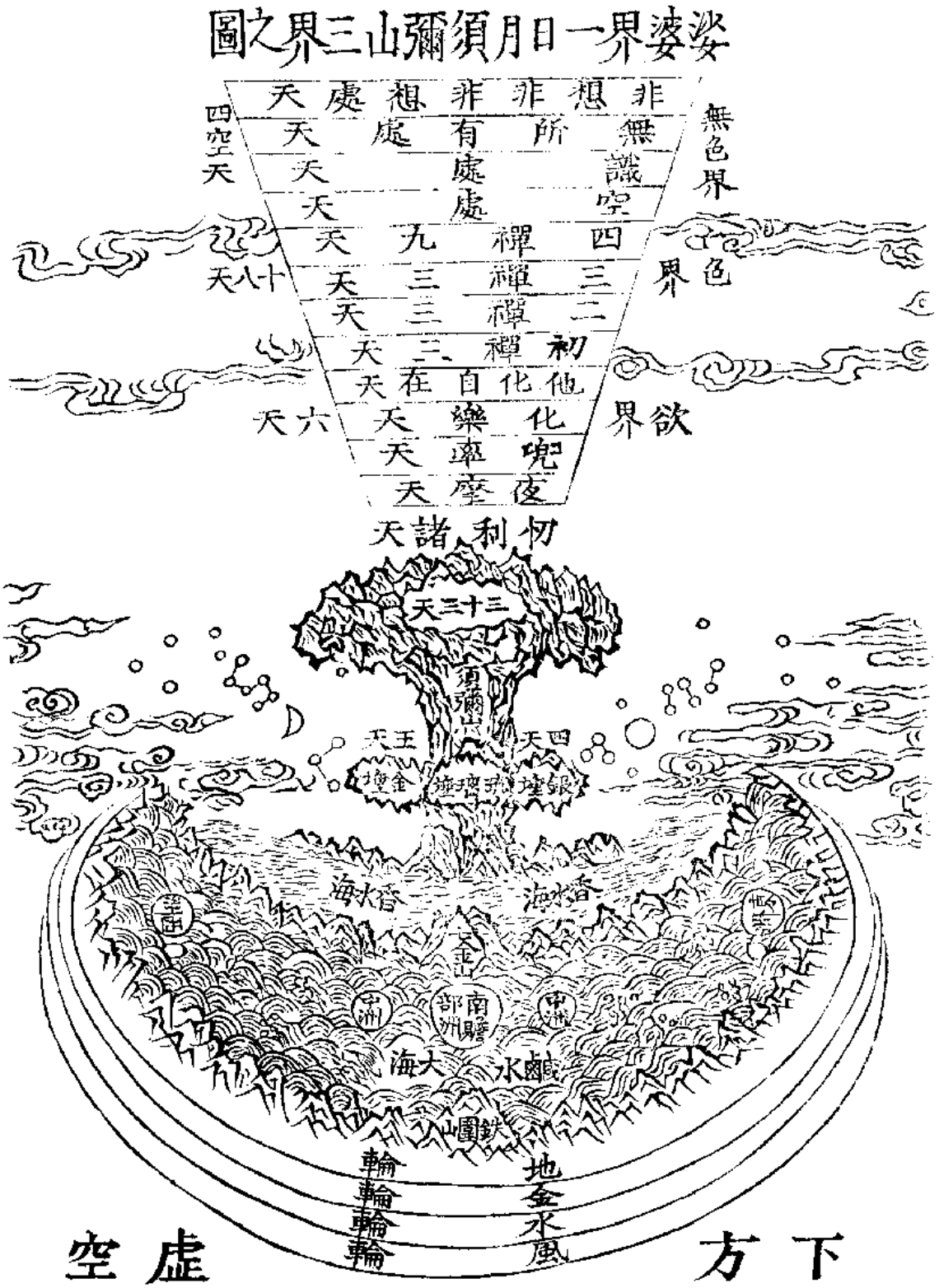
天道

梵語提婆，此云天。天者天然，清淨光潔，於諸趣中，最勝最樂，最善最妙，最尊最高，故名為天。苟非最勝之因，豈生最勝淨潔之處？最勝因者，所謂十善：身三、口四、及意三行。由此三業，防止過非，有順理義，違不善道。以斯十善，運出五趣，故茲十善戒法，名為天乘。諸天雖眾，不出三界，曰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區分，共有二十八處。欲界有六：第一從下上升四萬二千由旬，是四天王天住處，居須彌山半，乃上升之元首，下界之初天。東方曰持國天王，居須彌山東白銀埵城，名上賢，領乾闥婆(此云香陰天帝樂神)及毗舍遮(此云噉精氣鬼)，護東州人。南方曰增長天王，居須彌山南青琉璃埵城，名善見，領鳩槃茶(此云壓魅鬼)及薜荔多(此云餓鬼)，護南州人。西方曰廣目天王，居須彌山西黃金埵城，名周羅，領諸龍及富單那(此云臭餓鬼)，護西州人。北方曰多聞天王，居須彌山北水精埵，其城有三：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眾歸，領夜叉及羅剎，護北州人。四王共有三十二將軍，各有九十一子，具大威力，悉護十方。人間五十歲，此四王天為一晝夜，壽五百歲(計人間歲九百萬年)。從此四王天上升四萬二千由旬，是第二忉利天住處(忉利，此云三十三)。居須彌山頂，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而中平可居者止四萬由旬。四面各有八天，中央善見大城，內有金城，是天帝釋住處，共為三十三天。人間一百歲，此天為一晝夜，壽一千歲(計人間歲，三千六百萬年，以紅蓮華合青蓮華開為夜，青蓮華合紅蓮華開為晝)。從此忉利天上升十六萬由旬，有處如雲，七寶所成，猶如大地，縱廣八萬由旬，是第三夜摩天住處(夜摩，此云時分)。人間二百歲，此天為一晝夜，壽二千歲(計人間歲，一萬四千四百萬年)。從此夜摩天上升三十二萬由旬，有地如雲，縱廣十六萬由旬，是第四兜率天住處(兜率，此云喜足)。人間四百歲，此天為一晝夜，壽四千歲(計人間歲，五萬七千六百萬年)。從此兜率天上升六十四萬由旬，有地如雲，縱廣三十二萬由旬，是第五化樂天住處(化作五塵而自娛樂)。人間八百歲，此天為一晝夜，壽八千歲(計人間歲，二億三萬零四百萬年)。從此化樂天上升十二億

八萬由旬，有地如雲，縱廣六十四萬由旬，是第六他化自在天住處(他化作宮殿園林，一切樂具於中自在受用)。此是欲界頂天。人間一千六百歲，此天為一晝夜，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歲九億二萬一千六百萬年)。從此上升一倍，二十五億六萬由旬，有地如雲，縱廣十二億八萬由旬，是色界諸天住處。共有一十八天，通號四禪，以其離散動故。亦名梵世，謂其離欲染也。皆以劫數為壽，身白銀色，無男女相形。惟一種初禪三天(一梵眾天，壽半劫，是民；二梵輔天，壽一劫，是臣；三大梵王天，壽一劫半，是君。從此倍倍上升，例此可知)，二禪三天(一少光天，壽二劫；二無量光天，壽四劫；三光音天，壽八劫)，三禪三天(一少淨天，壽十六劫；二無量淨天，壽三十二劫；三徧淨天，壽六十四劫)，四禪九天(一無雲天，壽一百二十五劫；二福生天，壽二百五十劫；三廣果天，壽五百劫；四無想天，壽同上；五無煩天，壽千劫；七善見天，壽四千劫；八善現天，壽八十劫；九色究竟天，壽一萬六千劫。此是色界頂天後之五天，名淨居天，是三果聖人居處)。從此上升一倍，是無色界。共有四天，亦名四空天。人同碧落，界若虛空。惟有受想行識四陰，無色陰故，故名無色界。一空處天(壽二萬大劫)，二識處天(壽四萬大劫)，三無所有處天(壽六萬大劫)，四非非想處天(壽八萬大劫)。然此三界諸天，壽數雖定，而亦有中夭者。惟兜率天及無想天，壽命皆定，不說中夭也。

正法念處經云：若持不殺戒，得生四天王處。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若持不殺、盜、邪婬，得生夜摩天。若持不殺、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天。奉行佛戒，兼身口七善業，得生化樂、他化自在天。業報差別經云：若眾生具修增上十善，得欲界天報。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得色界天報。修四空定，得無色界天報。順正理論云：六欲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歲人，生已身形速得圓滿。男生在天父右膝，女生在天母左膝，皆悉化生。或有於天母手華，忽然化生。阿含經云：兒來未久，便知饑渴，自然寶器盛百味飲食。若福多者，飯色自白；中者，黃色；下者，赤色。若渴，則飲寶器中甘露漿，入腹漸消，如酥投火，無復形影，亦無大小便利。死如燈燄，滅無有屍骸，以化生故也。色界天眾，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妙衣服。一切天眾，皆作聖言，不由學習，自解典語。起世經云：欲界諸天，皆食段食。色界諸天，從初禪乃至遍淨天，以喜為食。無色界諸天，以意業為食。有云：色界無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涅槃經云：雖得四天王他化自在天身，乃至梵天非非想處天身，命終還墮三惡道中。天報盡時，五衰相現，身受大苦，如地獄苦，等無差別。成實論：問曰：生天離惡積善，何故報盡即入三途？答曰：凡夫無始已來，惡業無窮。一日貪瞋，尚受千形。況惡既多，暫伏結生。報福既盡，昔業時熟。還墮三途，何所致惑？為有識心達本者，能破三界二十五有。故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經云：

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盡成消殞。如未能達本歸源，則一心念佛，發願往生淨土。聞佛說法，悟無生忍。則頓超三界，迴絕輪迴矣。(梵世，梵者淨也。)



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身。既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

厄，惟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命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福，復為天帝。佛從定起，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寂滅為樂。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五德離身，即五衰相現：一、衣服垢穢，二、頭上華萎，三、腋下汗流，四、身體臭穢，五、不樂本座。反上即五德也。凡言經云律云，是釋迦如來親說。若言論云，乃菩薩羅漢註釋經律之語。)

天竺

無著菩薩

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出家修學。其弟世親菩薩，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師子覺，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覩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外道，咸皆譏誚，謂世親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人，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往覩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華中生。蓮華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答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眾中，耽著天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答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云云。(出西域記。覩史多，舊曰兜率。慈氏，即彌勒也。佛經律論三藏所載，人生六道中，或從六道中來者甚多。茲僅錄一二，以彰其餘。即如此土所共見聞者，亦不能盡錄。惟錄其要，俱見如下。)

晉

孫稚

〇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父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街行尊像，經過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君，見稚曰：汝未應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譴，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供僧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如言，皆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太同泰)

董青建

〇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薄。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終，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曰：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吳興張永、外祖宗西河。我非獨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終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

生江縣吏部羊布、廣州張永、車騎王玄、宋謨、蕭惠明、給事梁季父，今生董越騎家。惟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已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途，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乃初果須陀洹人，七死七生漏盡，而證得第四阿羅漢果，出三界。故云：從今永畢，得離諸苦。然建所生處，皆是善門也。)

歷陽

○張應者，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寺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籍，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既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鍃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汝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彼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已久病甚，遣人呼鎧，適值鎧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甦。說有數人，以鍃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劒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甦，即復怵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唄者，讚也，謂讚歎三寶也。諷經亦曰唄。偈者，佛經中偈頌也。怵音出，憂也，悚懼也。)

襄陽

○史世光，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請沙門支法山為誦小品般若經。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上，著衣帢，具如生平。語信云：我本應墮龍中，支和尚為我誦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

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誦大品般若經，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旛在寺中供養，乃呼張信：持旛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旛，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光乃自提旛，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大，囑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甦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旛亦故在寺中。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帢，去必露髻。信問之，光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天冠，與羣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光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小大，悉得聞之。然聞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觀察也。惟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見光入一黑門，須臾來出，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堪，我省視還也。舅生前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請僧[言*奉]經，當稍免脫。舅昔輕車將軍也。(第七梵天，即初禪天，在六欲天上。)

宋

江陵

○釋黃遷。年二十時，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眾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眾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坊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眾僧：有聞見否？眾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眾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五出冥祥記。此記十卷，齊朝王琰撰。)

酒泉郡

○凡太守到郡，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 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候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候矣。乃遠之。

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深報府君恩。陳裴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為魅矣。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謂放伯裘之義是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為？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奸，人咸謂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謂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裘與裴辭曰：今得為神矣，當上天去，不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出搜神異記)

梁

武帝妃

〇妃郗氏，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盡明。及長，性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曄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妒。天監年，化為巨蟒，入於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照灼。時蟒作人語啟帝曰：妾以生存嫉妒，大小為性，慘毒損物害人，死為蟒。身無飲食，饑窘困迫。又一鱗甲內有多蟲，嗟咬肌肉，痛苦甚劇。感帝昔眷念於妾，故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帝聞之感激，因此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乃大集沙門於殿，宣問：何善能脫其苦？誌公對曰：須禮佛懺滌，其愆可脫。於是帝與誌公及名德沙門，搜索大藏經文，採摭佛語，感彌勒題名，撰成懺文十卷。在宮修禮，忽聞異香馥郁，帝因仰觀，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蒙帝功德，已脫蟒身，得生忉利天上。今呈天身，以為證驗。殷勤致謝，言訖不見。(出通載并懺序)

蜀郡

〇龍淵寺沙門慧韶，姓陳，本潁川太丘人。少欲多智，聰敏不羣。春秋五十四，卒於本寺。時成都民，姓應名始豐，因病氣絕，而心

尚煖，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書文書，作一大政之字。韶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一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幢蓋列道，騰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以天監二年七月三日卒。(出續高僧傳)

元魏

中天竺

○沙門勒那，此云寶意，是西國人。徧通三藏，妙入總持。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義無廢。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來從命。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四人亦同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歎。

隋

相州

○鄴下寺釋玄景，統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眾，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戶，眾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沈骸水中。及歿後，遵用前旨，葬於紫栢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跡于今。(右二出續高僧傳)

潞州

○刺史辛彥之建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甦，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海東

〇新羅國玄光禪師參南嶽，證法華三昧。師即禮辭南嶽，返錫江南。值本國海舶，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覩采雲亂目，雅樂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請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遜避，舟停不進。即見青衣恭迎，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臺。天帝扣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別向所乘舟，師復登之，舟遂泛泛而去。(右二出統紀。)

唐

京師

〇大安國寺子鄰法師，年少時，忽思歸覲二親。其父喪明，母終已三載。因詣嶽廟，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坐具，誦法華經，誓見天嶽王為期。其夜，嶽王果召鄰，問：何故懇苦如是？鄰曰：母王氏亡來，已經除服。敢問大王，母今何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現繫獄受苦。鄰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食雞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之故，職師之由。鄰悲號委頓，求王請免。曰：縶縻有分，放釋無門。然則為法師計，請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詰朝遵途，到會稽鄮陰山寺，叩頭哀訴，五輪著地。禮畢，數所投策，至四萬數。俄聞有呼鄰聲，若蔡順之解。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故來報汝。倏然不見。先所禮處，今鄮山育王寺後峰之翠微茅菴基及池存焉。(古人分娩，食雞卵，尚得重報。今人娩後，多殺生命，罪當如何？為母為子者，不可不知。鄮山，在浙江寧波府城東南四十里許。阿育王塔，詳見第四卷中。〇縶，音執，絆也。縻，音縻，繫也。)

壽州

〇紫金山玄宗禪師，永嘉人。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甚哀。從宗卜居，哮噉絕跡。自邇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曰：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噉眾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右二出宋高僧傳)

長安

○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玄流，業高清素，精誠苦行，畢命終身，棲遑問道，志在住持。綴緝儀範二百餘卷，結集高軌，屬有深旨。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律師遽問：何人夜中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乃北方多聞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釋迦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於師，師保錄供養焉。粵以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在京師城南淨業寺，逐靜修道。年至桑榆，氣力將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以往緣，幽靈顧接，病漸瘳降，勵力殷仰，遂感冥應。時四天王至，問訊律師，廣序賢劫四佛興世涅槃遺跡等事。復有諸天四王臣佐，至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蹀足出聲。律師問言：是誰？答言：弟子姓張名瓊。師問：何處檀越？答言：是南方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統海陸，道路區分，持犯界別，並親受佛教，護持善惡，使遺法載隆，積殖其功，常加守護，不徒設也。師曰：檀越既遺德劣，故來相看，何故門首不入？答云：弟子不得師教，不敢輒入。師云：願入就座。入已，禮敬伏座。問曰：檀越既篤信三寶，又受佛囑護持，善來相看，何不現形？答言：弟子報身與餘人別，光色又異，驚動眾心，共師言論，足得不勞現身。問曰：貧道入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效，未知報命遠近？答云：師報將盡，無煩醫藥。問曰：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時？但知師不久盡生第四天彌勒佛所。問曰：同伴是誰？答曰：弟子第三兄張璵，通敏超悟，信重釋宗，撰祇洹圖經百有餘卷，烈峙天宮，無聞地府。師承此告及踊思，尋請述之，用開道俗。又一天來至師所，致敬申禮，具敘暄凉。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臣，今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鬪諍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不久當至。復有一天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又有一天，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人多犯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

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遵，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究，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亂。將軍棲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謂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問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其地西北去嶲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除，終不可平。後見坼開，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髏骨肘脛，悉皆麤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提人壽二萬歲時也。今時劫減，命促人小，固不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華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問：多寶字，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此國書耶？答曰：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現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大學之太傅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是周武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史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云是蒼頡造書之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高。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一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汙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上帝極責，覺問侍臣，由余答云：臣聞周穆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現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

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有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又問：目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釋迦如來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現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天竺，佛告穆王：彼土現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曰：在鄗京之東南也。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華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如何為實？答云：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名曰大孚。孚者，信也。由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惟五臺獨驗，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嶽名山，皆有聖人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赴徵應。事在別篇，不繁此述也。問：羅什法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儁，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什師德行，位在三賢，所在通化，那煩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異恒論。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一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戒，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於是律師既承靈囑，扶疾筆受，隨聞隨錄，合成十卷。律師憂報將盡，復慮天人將還，筆路蒼茫，無暇餘事，文字亦復疏略，但求聖意，不存文飾，耳目雖倦，不覺神勞，但恨知之不早。今依天人所說，不違三藏教旨，即皆編錄，雖聞天授，還同佛說。始從二月，迄至六月，日別來授，無時暫閑。至冬初十月三日，師氣力漸微，香旛遍空，天人聖眾，同時

發言，從兜率天來請律師。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餘人，皆見香華迎往昇空云云(出法苑并高僧傳。其餘鳥獸僧俗生天，備載經論及兜率龜鏡集中。真武乃北方一神耳，今道士以那吒太子帶貼髏，立真武側，罪莫大焉)。

嵩山

〇破竈墮和尚，名氏叵測。天后之世，參嵩山安禪師，通徹禪法，逍遙弗羈。山有廟靈甚，殿中惟有一竈，遠近烹宰祭祀。凡人拜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曰：咄！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擊三下，遂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拜曰：我本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今當生殊勝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汝是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出通載及宋高僧傳。〇今人被擊，即大生瞋怒。若不瞋怒，如擊木石無異。奚契一咄泥瓦合成之旨？其有伶俐漢子，於此言下薦得，即會無生法矣。〇叵音頗，不可也。)

循州

〇北山神。宣律師問天人曰：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跡，何也？天人曰：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迹。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見付囑儀。〇按上生經云：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彌勒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是諸惡業，速得清淨。我滅度後，四眾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乃至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所言七日者，且從近論，尚感天報，況復一生而不尅獲乎？未曾有經有受十善之法，此不繁出。言第四天者，名兜率陀天，是彌勒菩薩於中教化。諸天子若生彼處，即得不退轉地。〇生兜率天，有數十人。出高僧傳及兜率龜鏡集中。)

于闐國

〇沙彌般若彌伽薄，堅持戒行，專誦華嚴。時忽有人合掌言：諸天請師，願師閉目。俄至天上，天帝釋跪而請曰：今方與修羅戰，屢被摧衂，屈師誦華嚴經，望法力加被。師乘天輅，心念華嚴，以諸天眾，對彼勍敵。修羅見之，忽然潰散。須臾送歸，身染天香，終身不滅。(出華嚴感應錄)

清

廣州

〇南海縣麻奢鄉陳公孺，性懷耿侃，喜客無倦，不尚奢美，惟好儉樸。晚年歸信法門，受持六齋，倏興刱立精舍之念。於康熙丙午年，捨宅後地為寶象林，建瑞塔禪寺，誘諸子姪而趣向佛乘，故令一方知崇三寶，遠惡修善，實藉公焉。癸丑歲，公年六十有六，感微疾數旬。至五月初五日，使人扶遊荔圃，以賞新荔，是夜寂然長逝矣。本寺僧眾即為之修禮懺法。時有沙彌藏一，自東安石驎菴來，執大殿香燈，職午飯畢，趺坐殿後，俟茶上供，而頭忽垂至膝。同坐者謂其瞌睡，以手觸之不動，方知已絕，呼人共舁上牀，移時乃甦。眾詰之，一曰：初見前殿門外有數金甲神人，雄偉勇聳，列跪門前，天人雜沓，窒塞虛空，幢旛寶蓋，香華燈燭，樂音徧界。中有一人甚高大，極目望不至，首有二大旛，一題云娑羅樹王佛，一題云越三界菩薩。有二天童各執一小旛，一題云妙喜世界，一題云極樂天幢。復有一旛，遣藏一執云：送山主往化樂天。一執之出門，方至橋首，見二長老在後喚云：你未得去。藏一聞之，即便回也。化樂是欲界第五天也。余惜公入法門日淺，未知出世大道，由福報故生化樂天，不然即生第四兜率天。親承彌勒大士聞深妙法，與給孤長者把臂同遊龍華三會，證無生忍，寧不快哉！(寶象林釋慧弓綠。〇龍華，謂彌勒佛當來坐於龍花樹下，成等正覺，三會說法度人故也。妙喜，是東方阿閦毗佛世界。極樂，是西方阿彌陀佛世界。阿閦毗，此云不動。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若據旛，則公當隨生一佛世界。或其人採語不真，亦未可知。以化樂、極樂，音相近也。若人誠心繪塑佛像，即生妙喜世界。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即生極樂世界。按上五旛，俱是接引徃生者，故有佛菩薩聖號。然造旛之法，須知有能嚴、所嚴。能嚴者，旛即供具莊嚴，供養於所供佛塔，或諸佛菩薩。不應安佛菩薩尊像，當作禽獸形，或書讚頌偈詞。其所嚴者，是所敬之尊，乃書佛菩薩聖號。即以香華、燈燭、種種果食、百珍而供養之。按諸經律，令造旛者，皆是能嚴之旛。如昔給孤長者既作塔已，欲以旛旗并雜繪綵而為供養。佛言：應作。彼不解旛式。佛言：聽作師子旛、犎牛旛、金翅鳥旛及龍旛等，於上畫作彼之形像。又普廣經云：若四輩男女，臨終之時，若已命過，於其亡日，造作黃旛，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風轉，破碎都盡，成於微塵。旛一轉時，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抜彼眾生，悉得休息。)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自見中陰相。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仗，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妓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等勝事。故永明壽禪師云：若心淨，即香

臺寶樹，淨剎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受質。皆是等倫之果也。

六道集卷一

音釋

帝釋

梵語釋提桓因，華言能天主，謂能為三十三天之主。昔為人時，姓憍尸迦，建立迦葉佛舍利塔，三十二人助修，共生忉利天，帝釋為主，總名三十三天也。

身口七善業

身不殺、盜、邪婬。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

十惡業、十善業

十惡者，身三：殺、盜、婬；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貪、瞋、癡。不作是事，名為十善。天台云：十善有二種：一、止；二、行。止則但止前惡，不惱於他；行則修行勝德，利樂一切。此二通稱善者，善以順理為義，息倒歸真，故云順理。止則息於重倒之惡，行則漸歸勝道之善。故止、行二種，皆名為善。或加以道名，以能通至樂果故也。

埏埴

上音羶，和土也。下音實，黏土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即打瓦也。

帢

音掐。帽也。

窘

羣字上聲，困也。

轆轤

上音六，下音盧。井上汲水圓轉木也。

鄗

豪，上聲，邑名，在常山。漢光武分鄗字為高邑。

舁

音于，對舉也。

由旬

有三別：大者六十里，中者四十里，下者三十里。

八萬四千

問曰：教中常言八萬四千，何耶？答曰：此其大數也。亦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心具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故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以對治之。問：又常言七七之期，何耶？答：人在胎時，七七日形具五體，死時極至七七日，必定託生也。餘如後釋。

小品般若
十卷。
大品般若
三十卷。
犎
音風。牛名。出罽賓國。形如橐駝，脊上高隆。
二十五有
一、四州：東、西、南、北。二、四惡趣：修羅、鬼、畜、地獄。三、六欲天。四、梵天王。五、無想天。六、五那含天。七、四禪天。八、四空天。然此二十五有，總在六道中，有生有死也。梵王、無想、那含，總在四禪天。由外道謂梵王為生萬物之主，謂無想以無心為涅槃，五那含為真解脫，故此別立其名也。
八部
一、諸天，二、龍眾，三、夜叉，四、乾闥婆，五、阿修羅，六、迦樓羅，七、緊那羅，八、摩睺羅伽。
四眾
出家二眾比丘、比丘尼，在家二眾優婆塞、優婆夷，俱受五戒者。
譴謫
上音牽，去聲。下音窄。責，罰。
法喜禪悅食
以愛樂大法，得法資長道種，心生歡喜，不嗜世味，常持正念，是為法喜食。由得禪定，自資長養慧命，道品圓明，正念現前，心生喜樂，不貪世味，是為禪悅食。
郗
音希。〇昔陳鍼是智者大師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武帝為郗氏禮懺，尚生忉利，而鍼躬修懺法，豈不天堂預置乎？
十二緣生
亦名緣起，亦名因緣。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名三世因果循環之法也。無明、行二，是過去因；識、名色、六入、觸、受五，名現在果。愛、取、有三，名現在因；生、老死二，名未來果。詳如餘處。

六道集卷二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犍輯

人道

梵語那羅摩納，此云人。人者，忍也。謂於世間違順之境，情能安忍故也。立世論云：何故名人道？此有八義：一聰明，二為勝，三意微細，四正覺，五智慧增上，六能別虛實，七聖道正器，八聰慧業所生。又由先造作增長中品身語意妙行，往彼生彼，令彼生相續，故名人趣。又多憍慢故名人，於五趣中憍慢多者，無如人也。又能寂靜意故名人，於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也。然人身難得，正法難聞。今人身已得，復聞正法，不聞正法，便纏世見。寧知三世六趣輪迴，修人天因，造涅槃道？且光陰迅速，如白駒過隙，不謀早修，更待何時轉息？即是來世，奚定生方？善因未建，惡果斯彰，一失人身，非論劫數。故付法藏經云：人身不堅，腐敗危脆，猶如聚沫，須臾變滅。無常既至，誰有存者？口氣不來，青腫臭爛，髮毛爪齒，狼籍在地。故知人身，惟苦無常。復有愚智、貧富、貴賤，種種不等，悉由前生所造善惡之業不同，故其果報非一，而所居處，亦復各異。是有四大州及八中州，諸餘小州之途分，然皆不免三災八苦。智者觀之，理應生厭，速求解脫。原其始也，爰此世界，初成大地，為一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類，猶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其海水後，漸成於地，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時彼色界光音諸天，或有福盡來生，或樂觀新地來下，性多輕躁，以指嘗其地味，如是轉三，得其甜美，食之不已，漸生麤肥，失天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暗。後有黑風，吹彼海水，漂出日月，置須彌邊，安日道中，遶須彌山，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則歡，見入則懼，自茲以後，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劫初成時，諸天來下為人，皆悉化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眾共生世，故名眾生。食地味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澤，遂生勝負。因緣勝負，便生是非，地味稍歇，咸皆懊惱。又生地皮，狀如薄餅，地皮又滅，又生地膚，地膚滅故，又生自然地肥，地肥不生，便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葡萄不生，便生粳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穢，長於四指，旦暮収刈，苗即隨生，至旦暮時，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眾生，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為欲蠲除，便成二道，遂有男女根生，便生染著，故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眾生，見此事時，競以糞掃土石而棄擲之，不

共同居，擯於眾外。今時出嫁，以金銀蒜豆共擲，皆由昔日糞土棄擲之原，本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惡者，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覆蔽其身，而作非法，此為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時諸眾生若日暮時若日朝時，由饑取稻每日充足不令餘殘。有一眾生為慵懶故旦起取稻，遂乃兼將暮時稻來。至暮時有一同伴喚共取稻，此人報曰：汝自取去，我旦來取稻已兼兩時糧訖。時彼同伴聞斯語已心便讚曰：此亦大好，我今取時兼二日糧來。如是彼此遞相效學，取二日三日七日乃至半月一月，稻來漸漸倍於前數。由此貪心日增盛故，遂令稻中生諸糠穢，一刈之時更不再生，設生之時其實漸惡。於是諸人競來收採，以貪心積聚故糠穢轉盛，其稻無力收採不生或有遺餘。諸人見已更相告曰：我等分取地界。便各各分之。因此義故，世間田地始為耕種遂立疆畔。時一眾生雖自有田，私盜他穀再三不休，遂推往眾中陳說其事，彼反嫌言：為少稻故對眾辱我。由此緣故大眾共集遞相告曰：不知二人是誰有罪？我等意欲眾中揀一眾生，顏色端正形容具足智慧通達，立為田主，有過者治罰、無過者養育。我等眾人所種之田，各各依法六分之中與其一分。爾時眾中揀得一具足德人，即立為地主，彼即如法治罰養育。人眾既眾立為地主，由此因緣世間有剎帝利王種也。時有一眾生作是念言：世間所有家屬萬物，皆為刺棘癰瘡。今宜捨離，入山行道，靜處思惟。時彼入山，樹下思惟，日日出山，入村乞食。村人見已，加敬供養，眾共稱善。此人乃能捨離家累，入山求道。以其能離惡不善法，守道居貞，潔白其操，因是稱為婆羅門。由此因緣，世間有婆羅門種。彼眾生中，習種種業，遷居逐利，以自營生，因是世間故有毗舍之種(商賈也)。又彼眾生中，肆力田隴，習諸雜藝，以自生活，因是世間有首陀羅種(農人也)。由此因緣，故有四姓，而剎利為先。長壽共住，歲數無量。減至八萬四千歲時，人身長八丈。過百年，減一歲。如是減至十歲，人高一尺。復過百年，增一歲。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此一減增，名一小劫，共有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如是二十增減，名一中劫，共計有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然八劫已過，今當第九減劫。人壽當六七十歲間，人高六七尺(當周尺也)。如是住滿二十小劫，則壞劫時至矣。初火災，次水災，三風災。如是壞經二十小劫，山河大地，須彌鐵圍，盡皆碎末。又空空經二十小劫，乃入成劫。復經二十劫，方得成立。如是周而復始，運運無窮焉(光音天，乃色界二禪天也。人從梵天降下，故其語是梵語，書是梵書。自後人隨地轉，語音各異，今惟天竺存焉。婆羅門，此云淨行，猶此方儒者也)。

宋靜齋學士劉謐三教平心論曰：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為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

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即病目，醫療不效，竟眇一目，是為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於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迴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為非是，何其不之察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為下根者設此偽教，怖令為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為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名臣言行錄載王荊公子名雱，所為不善，凡荊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荊公彷彿見雱荷鐵枷立於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為鐘山寺，為修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為無有，何其未之思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教不足行，謂暴為無傷者，反為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為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為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為林，日食萬錢者，反為美事乎？若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郊救諸螻蟻，君子以為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為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沈亂之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湎為招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教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婬之戒為臆說，則美反正，刺淫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婬也。若曰布施之說為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則繫辭云遊魂為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為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致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

至於死而變為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為黃能，彭生為豕，載於左傳；褒君為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為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剏為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為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鐵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為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眾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為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如大地之土。蓋謂為善之時少，而謂為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可不競競業業，晝驚夕惕，為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知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惟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解，能知之耳。李士謙曰：杜宇為鵙鳩，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斯言皆出儒典，豈釋教之所構哉。

正見經云：時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毓，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欲踧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不？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以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使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冶家，鎔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銷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閉：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得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勤行經戒，深思生死，

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六閉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中陰如後釋。)

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眾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為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為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為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為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為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得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為慈？佛言：一慈眾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為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為人姝長，恭敬人故。為人短小，輕慢人故。為人醜陋，喜瞋恚故。為人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專愚，不教人故。為人瘖瘂，謗毀人故。為人聾盲，不聽法故。為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寶故。為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為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穿胸人國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麞鹿麂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眾生故。人見歡喜者，前生見人歡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官，閉在牢獄，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眾生，不從意故。為人唇缺者，前身鉤魚口缺故。為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及耽耳狗中。為人慳貪不恕己，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為人，貧窮饑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為人好食獨啗，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豚蜣螂之中。為人喜剝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剝皮。為人喜殺生者，後生為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為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為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烊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墮白鳩[鴝-口+(冰-水)]鴿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呪令其死。為人喜婬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牀，後墮婬色鵝鴨鳥中。為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獄，墮沸屎地獄中，復墮猩猩獸中。後生為人愚癡，故無所知。為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鬪諍，更相驅遣者，後墮鳩鴿中。為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為人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為人慳貪不恕己者，從狗中來。為人狠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為人不安

庠，不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為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為人好于美食，恐害眾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狸猫中來。餘如經廣明，此不繁錄。

優婆塞戒經云：佛告善生長者：善男子！眾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極善惡業，即今身受之)，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身受)，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後未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後報。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緣覺尊者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四者無報(猶無記等業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現生後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感時亦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決定故，時報亦不定也)。眾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三時生悔者，初作時、正作時、作已時)。

道安法師二教論云：業有三報，所謂現報、生報、後報，如經廣明。言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兇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為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輕業故輕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現為皇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

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不無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梵語羼提，此云忍辱。即昔釋迦如來，被歌利王割絕肢體也。刖音月，絕也。四蛇者，謂身假地水火風而成也。若言四報，詳見如上。)

五王經云：佛為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麤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為八苦也。何為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啗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飽之時，迫迮身體，痛不可言。母饑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際，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輭，草觸其身，如履刀劒。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否？諸人咸言：此是大苦。(餘七苦文多不錄。言中陰者，亦名中蘊，又名中有。陰以陰覆，本明真性為義。蘊以積聚為義，謂積聚無量塵勞煩惱，而受生死輪廻之苦。有謂有生有死故也。今此現在之身，名為前陰。若人命終，煖氣盡時，名捨前陰，即有中陰身現。如三歲童子，皆無所見，以香為食，游空而去。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神通，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以彼業力定故。故於有緣處，見父母交會，欲火光時，即往投胎，中陰之身便滅。攬父母精血，而為後陰，名羯羅藍，即肉團心是。最初識心，與父母精血和合名也。若父母不會，其中陰身，待至一七日。若七日不會，中陰一死復生。復待至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七七日不會，中陰七死七生。或由先世惡業現前，即生地獄、餓鬼、畜生道中。若前業報已定，生地獄、鬼、畜，其中陰身，即直往彼生處。如牛、馬、猪、羊諸畜生等，懷胎有時。倘不遇時，即投山牛、馬、猪、羊等胎，定不出四十九日外。故人命終，即當七七日內，供養三寶，修諸福事。令中陰藉福，託生人天，免墮三途。縱已墮三途，由藉福故，即出三途。若已生人天，由此福力，於人天中，皆增福壽。今時陋俗，不解七七之義，宰殺生命祭祀，增其亡者三途劇苦。縱已得生人天中，折福減壽。如或不信，閱後地獄受報，即自見矣。)

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

雜事律云：佛告難陀：我為汝說入母胎經，汝當諦聽。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爾時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煙，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無色界天無有色身，故無中有。隨其先業應墮何道，故感中有如彼道形。傍生即畜生)。若生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及鬼畜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癊，或有血氣胎結，或為肉增，或為服藥，或麥腹病、蟻腰病，或產門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轅，或如滕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鵝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蟲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眾多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眾鬧聲。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入草菴，我入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

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蟲乃得生，草非是蟲，蟲非離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蟲，糞非是蟲，蟲非離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黃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蟲，棗非是蟲，蟲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蟲，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鞕為性，水界現前溼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華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等得生。如是應知，非惟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號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名是心，即受想行識，色是身也)。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於諸有海而生愛味，臥母胎中受斯劇苦。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楯如癰，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從二七日去至三十七七日，一一皆有風名及在胎位形相名字，文多不錄)。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藍華，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下，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

陀！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令幾絕方得出胎。難陀！汝可審觀當求出離。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剝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啖食，皆受苦惱。初生亦爾，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云云(詳如律文，若欲廣知當閱彼律。梵語難陀，此云歡喜，是佛親弟)。

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為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七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傅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佛為三世一切之救，惟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墮猪胎，以是為毒。人趣受身，不敢為恐也。佛言：欲脫猪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時天從佛教，日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及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娩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若殺此兒，夫必罪我。即白長者夫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自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同輩，於道邊戲。時舍利弗、目犍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驚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為母說經，我時為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三自歸依，今得人身。舍利弗即入禪定，觀便知之，即為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訖，佛為說法，父母及兒，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此是自歸之福也(阿惟越致，此云不退轉，即不退菩薩地也。拘夷那竭，即拘尸國，維耶離，即毗舍離國，皆中天竺境)。

法句喻經及懊惱經云：爾時舍衛城有一長者，財寶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遊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訊問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父母，一時哭泣，懊惱斷絕。竟為誰子？何者為親？長者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疊，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是世健兒。小兒意喜，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忉利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今三人受報懊惱。小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故生富家。喜獵傷生，故生命短。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須陀洹，此云入流，謂入聖道之流，即果人也。)

律云：昔如來與諸比丘於林中坐，有一獼猴從樹來下，取佛鉢上樹，盛滿鉢蜜上佛。佛不為受。彼即知佛意，持往水邊，以水灑作淨，獻上佛。佛即為受，令阿難分與眾僧。獼猴歡喜，騰躍却舞，墮坑而死。託生師質長者家，形貌端正，出家證阿羅漢，名曰摩頭婆肆吒(此云獻蜜上座)。

賢愚經及報恩經云：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一老比丘常好讚誦，音聲鈍濁，自謂好聲，而言：汝今聲如狗吠。時老比丘語言：汝識我否？我今已得阿羅漢道。年少聞已，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老比丘即聽悔過。雖免地獄，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時有商人五百，將一白狗，共詣他國。中路歇息，狗盜肉食。商人斷狗四脚，投之坑中而去。時舍利弗以天眼遙見狗身攣躃在地，饑餓困篤，命欲垂死。即持鉢飯，飛至狗所，以慈愍心，施與狗食，活其餘命。食已歡喜，復為說法。七日後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字曰均提。年至七歲，舍利弗化令出家，為說妙法，便證羅漢，六通悉備。自見前身是餓狗，蒙師舍利弗恩，今得人身，并獲道果。自念當盡身供給師之所須，永作沙彌，不受大戒。由其前生出家持淨戒故，今值釋迦如來，得阿羅漢果。

度狗經云：昔有沙門，見一屠兒，拘一狗子，持歸欲殺。沙門語曰：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將我鉢中食，貿此狗身，令命得活，

獲福無量。乃至殷勤曉諭，屠兒不肯隨言。沙門即以飯飼狗子，以手摩捋呪願，泣而告曰：卿何罪所致，得是狗身，不得自在，為他殺食。願汝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值遇三寶。狗子得食，善心即生，踊躍歡喜，自知歸依屠兒，將歸殺食。狗子命終，生大長者家。時沙門乞食，到長者門。其子見之，歡喜禮足，供以百味。即隨出家，深解經義，便得三昧，致不退轉，開化一切，發菩提心。畜生尚乃得道，況人寧不獲果？

天竺

〇南海之瀕，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饑凍。聚積樵酥，蘊火其下。煙燄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溼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出西域記。〇南海，是南天竺海邊。迦溼彌羅國，是北天竺之國。阿毗達磨藏，是大毘婆沙論藏。蝙蝠，南方謂之飛鼠。今之凡俗，尚不信人死為六畜，況信為蠢動含靈。殊不知蠢動含靈，本具佛性。由惡業重故，漸漸頑癡，至形微小。若業報漸消，漸靈漸大，至復人身。即我釋迦如來，於前多劫中，曾為麞鹿鵝鴈魚鼈蝨等。故佛每為諸弟子，說多生前世曾為之事也。第十祖脇尊者，如來滅度後五百年出世。當此周貞定王時也。)

晉

泰山

〇太傅羊祜，字叔子。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敘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

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慇重也。(言前身，則不止一生也。非得宿命通，豈知多生事耶？或從人道來，得人身者，有能記憶前生事。若墮餘道而來者，則不能記憶。所謂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

瑯琊

○王練，字玄明，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自然，親受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云。

吳興

○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否？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右三出冥祥記。)

餘杭

○元興三年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翔集座隅，如聽狀。越七年，雉殞，志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家。志詰朝遣問之，如其言。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此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果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後感普賢菩薩示現。(出通載)

宋

武帝

〇始登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帝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出弘明集。〇維衛佛，即毘婆尸佛。)

崑崙山

〇曇諦法師，父姓康，名彤，康居國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曾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老宿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眾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曾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曾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出梁高僧傳)

元魏

北代

〇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託生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否？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几，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道俗奇怪，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恒樂靜居。(出唐高僧傳)

北齊

趙州

〇僧安法師，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講涅槃經。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來。眾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在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為講涅槃。聞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於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咸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眾矣。(出續高僧傳)

宣帝

〇帝即位，嘗謁僧稠禪師，稠牀坐不迎。其徒勸迎者，稠曰：昔優填王懷惡心，來賓頭盧尊者下牀行七步迎之。七日後，王失國位，被鄰國擒捉，鎖脚囚禁十二年。吾今雖寡德，冀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已知之，及帝來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怪問，稠曰：恐身血汙伽藍，遠來就刃耳。帝悚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帝問前身，稠曰：陛下前身羅剎也，今好殺，蓋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盤貯水自呪之。命帝臨觀，見自形正羅剎狀，仍有羣羅剎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出通載)

梁

元帝

〇武帝第七子諱繹，字世誠。初，武帝夢僧眇一目，手執爐云：託生王宮。已而母夢月墮懷中，遂生帝。帝幼即一目病，醫療不効，竟眇一目。首封湘王。即位，于江陵捨宮，造天宮寺及天居寺。每講法華經，解成實論。壽四十七(出梁史)。

隋

博陵

○崔彥武。開皇中，為魏州刺史。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因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雙，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物。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

太山

○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欲寄宿。廟令曰：此別無舍，惟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幄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曰：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知名，乃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燄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神曰：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為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已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右二出冥報記。此記二卷，是唐朝永徽年吏部尚書唐臨撰。)

徐陵

○智威禪師。前身是陳時僕射徐陵聽智者大師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流俗之

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威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寺投章安法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天台

〇國清寺僧智環為直歲，將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久而不還。環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環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右二出統紀。〇天台縣在隋唐時名始豐。)

唐

汾州

〇劉善經，隰城人。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髣髴之間見其母曰：我為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訖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現在，善經恒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為余言之。

相州

〇滏陽縣智力寺僧言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於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出冥報拾遺記。此記二卷，是唐朝終山郎餘令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蘄州

〇黃梅五祖弘忍大師，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林間錄云：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呼為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

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周氏女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之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乃無姓耶？曰：性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年七歲也。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尚在。噫！五祖出入生死，正其遊戲耳。自非果位聖人，孰能若是乎？(出通載并林間錄)

并州

〇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老僧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収葬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曰：兒等為先有小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便呼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出冥報拾遺。〇昔吳永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神異甚多。乃指沙門竺法淵曰：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此菩薩從天中來。皆有驗。今此二兒從鴿中來，誠不虛也。)

莊惠

〇莊惠太子武，則天抱示以神僧萬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途遇之，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出統紀)

登州

〇文登縣。開元中，郭行妻王氏，生一女鶴喙。後臨終，自言曰：吾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耳。

沙門

〇釋牛雲，開元中人，少不聰慧。因詣五臺山，禮文殊大士。初至東臺，見一老人，問曰：何為而來？答曰：願見大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雲即往北，而老人亦在北。雲意其即文殊，遂拜不已。老人曰：汝前生身牛也，以曾駝經故，得比丘報。汝性昏迷，胷中有淤肉在，汝閉目勿開，為汝钁去之。即以钁鋤其胷，不甚痛，覺心頓然開豁。及開目，見老人現文殊身，語曰：與汝聰明竟。雲自是總持辯悟，為世導師焉。(右二出通載)

回向寺

〇玄宗二十六年，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丐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謁上方老宿。次諸僧，皆奇偉相勞問。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室，向居此，好音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歸。授與簫并袈裟，囑秀曰：汝持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焉(詳出高僧傳)。

壽州

〇興元元年，淮西壽州安豐縣民毛罕妻周氏，生子猪頭、象耳、騾脚、魚腮、人身。父母欲淹死，遂作人言：我為先世不信因果，曾於廬州開元寺借用常住錢五千文、蔴布二疋不還，故遭此罰。望父母収養，待長大送寺償報。至年十七，送寺掃地，時時以鐵杖自鞭，叫言還債。以賴債故，因名賴債。

興元間

〇太尉、中書令韋皐初生時，其父飯僧祈福，忽有聖僧至，齋畢，乳母抱兒求呪願，僧起謂眾曰：此兒昔諸葛武侯也，他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忽然不見。其後皐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一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教，嘉州石像初成，皐為之記。

龍懷寺

○曇相禪師臨終語其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楊為道士，先生一女名信相，生而知道。次生男名惠寬，五六歲日與相談論，俱非世事，父母錄之。其後會頗忘之，一夕夢相責其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聞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父出所錄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文。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為聖和尚。其姊亦隨出家，嘗入水觀一室，湛然不見其形，惟見皆水，亦號聖尼。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

衡嶽寺

○知辯法師，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惜不遇賞音者。偶一日，有一耆宿至，借著述而閱之，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眾，蓋缺人緣耳。可辦食鳥獸，後二十年，當自有眾。言訖不見。辯遂賣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羣鳥大集，摶飯而去。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有千餘人，皆年少比丘也。

東都

○惠林寺。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第也。父憕，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噱終日。偶相率遊蛾嵋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一婦人，錦襠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其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神呪助我，令速生三日。願公臨，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杭，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真信士也。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右五出通載。○澤公預知三生事者，此或須陀洹初果，聖人極至七生七死，得盡煩惱諸漏，證阿羅漢，得無

生果，而出三界，不復更受生死矣。今已三生，尚有三四生在，故云身前身後也。猶未得受生處，故云尋已徧。)

吳郡

○齊君佐貧，遇梵僧，與一棗食之，即悟前身是講經僧，於座上廣說異端。及戒缺，乃投靈隱出家，名鑑空。(出統紀)

宋

仁宗

○真宗晚子也，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止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嘗籲上帝祈嗣，帝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答，獨赤脚大仙一笑，遂降為嗣。在宮中好赤脚，此其驗也。(出綱鑑)

滁州

○參政張方平出知滁州，至僧舍，見楞伽經手迹宛然，知前身為書經僧。(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嚴首座後身為王十朋，皆載於傳記中。)

公亮

○宰相曾公亮前身是禪門青草堂。

東坡

○蘇東坡。弟轍，字子由，謫廣東高要縣。時洞山雲菴與聰禪師，一夕同夢五祖戒禪師明至，遂與子由出城迓之。已而東坡至，三人說所夢。坡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東坡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右三出統紀)

山谷

○黃山谷謫涪陵，夢一女子云：是山谷前身，緣棺朽，蟻穴係兩腋間，故山谷有腋氣病。因令啟其墓改葬，則病除。果如言。(出月令)

燕都

○慶壽寺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於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於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宿焉，是夕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人皆呼為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十五參普照寶和尚。一日，忽聞打板聲，廓然證入。後出世，乃五坐道場。

明

紹興

○寶林寺釋大同，字一雲，別峰其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玄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聞天目中峰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峰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為禪，又孰為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峰之意。谷隨命分座，講華嚴經云云。(右二出明高僧傳。)

浙江

○崇禎間，寧波府管春夫婦二人，在金陵打草鞋賣，無子。每日得錢銀，但取給足，餘投井中。年月既累，頗不介意。時有一僧從乞百金，春曰：吾打草鞋，日充口腹，那得銀兩？僧曰：但肯捨即有之。春曰：無不肯也。僧遂倩人淘井，適得百金而去。後時管春被雷震死，有書生姓朱名元，价以硃題其背上云佛不仁三字。价後中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奉敕往高麗封王。王姓李名倧，王謂价曰：吾誕一子，今已八歲，竟不能言笑，而背上有硃字，不審是何祥

祟？价令抱出，見字曰：吾冤屈汝也。遂即頓然言笑。价為王說其因緣，贊昔年少在方外親聞，惟忘其二人姓名。康熙十九年，贊年七十，至金陵禮報恩塔，遇河南周混源隱士，其父祖明時皆官在朝，源詳聞其事。及見高麗王，拜价帖，其紙光澤堅厚，重如玉版云云。識者謂管春施福所致，以後生惡報，今生一身償之，而得為太子，豈不快乎？

清

羅定州

○東安縣令韓允嘉，康熙己酉年謂鐵橋曰：余前生是泰嶽山某菴僧，來求吾家寄宿。父令其蔬飯，留之。出接，不復見，而嘉已囙地一聲矣。(東莞張穆芝，別號鐵橋。)

惠州

○博羅縣韓耳叔，文恪公之仲子，與張穆芝、劉兩成為友。大清初，死於難，託生兩成為子。未生之前，兩成夢耳叔入室，遂產。及能言，劉有姑戲之曰：汝為誰？頓然應聲曰：我父為官，我兄為和尚，我為人害，今五年不復記憶。穆因喜續三生之緣，以詩寄兩成曰：流浪何無已，重來亦可悲。寧忘當日語，賴見再生時。夢幻真何定，恩仇且勿癡。吾慚空住世，尚是舊鬚眉。(叔兄出家，字祖心，別號剩人。其母明末持齋，臨終謂家人曰：吾往廣州鄺緒生國學家去。後家人徃訪，果其誕晨，即終日為緒第五子。由佛山崔夫人嘗徃韓宅，說鄺家合門歸信三寶故也。或曰：人命終後，識神即往投胎，今云何入室乃產？答曰：如上天神云：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故見其現形也。或先已有在胎者，以惡業故，應在胎終。由母善業，別有他人來代之者。亦有人未死而暴死者，甦已見其在地獄受罪矣。)

湖廣

○蓮胤長老住端州法輪寺，向橋曰：吾師兄某住山獨處，日誦法華，恒有一雉日來聽經，畢則便飛去，後數日不見來。去山十里，有鄉紳某遣使至山，謂師曰：昨夢令徒託生家主為子，今遣我來相聞吾師，然近來日夜啼不止，請師一過看之。師自顧無徒，惟有一雉，輒來聽經，今不見數日，或是彼雉乘經功德得為人耶？遂往其家，彼抱兒出，即止啼歡喜，以此為信焉。

潮州

〇王教官為福建教授，有一箍桶翁，每日得銀，則以三分買香燭供佛。及死，無財以殯。王教授哀其無報應，齋中拈筆自書紙曰：箍桶日三分，燒香不顧貧。天空佛不見，死可問閻君。王教官聞州官生子，往賀之。州官曰：得子甚怪，背有數字。問：字何云？曰：箍桶日三分。王曰：余自書也，何為而現於此？令人趨往案頭，取來更看，兒背字已沒。託生之理，可為顯矣。斯與吾莞縣尹舒應龍子探花弘志，同書字於背也。志再生為弘慈，其人今戊申五十餘歲猶存。(右四出鐵橋集)

(舒應龍，廣西人。子弘志，弱冠中探花，未幾而卒。龍以朱書其背：願再生吾家。後果托生龍之田舍，見字遂送。龍育，字弘慈，中鄉試。公車經廣東，至東莞，拜龍生祠。)

附遺。

譚景升

〇南唐初，隱士譚景升，與陳摶為友。著化書百十篇，屬宋齊丘為序。其六十六篇有曰：梓潼帝君言：予受業報，為卬池龍，羈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咂齧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萬眾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汝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告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忠國家。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冤親之想，與夫瞋恚愚癡之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朗。內外罄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是予歸依然。(出蜀梓潼帝君廟記。〇見佛金容歡喜，故自感好相。得灌頂智，故得聰睿為文昌。)

南唐

〇邊鎬初生，父母夢謝靈運入室，故小名康樂。仕南唐，以都虞侯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

市不易肆，謂之邊菩薩。既而為節度使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出五代史)

南宋

○高宗，徽宗第九子。徽宗夢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帝。(出稽古略)

音釋

渝
　音于。變也。
殛
　音戟。誅也。
鯀
　同鯀。音衮。禹父名也。
黃能
　下乃帶切，音耐。三足鼈謂之能。
鶗鴂
　上音題，下音厥。一名子規。
鵠
　音斛。黃鵠。鴻鵠。又音谷。小鳥也。
黿
　音元。似鼈而大也。
麞
　音張。麋大於鹿，有角。麞似麂而小，無角。
麂
　音己。麋屬。
[鴝-口+(冰-水)]
　音欣。鸜鳥，一名晨風，黃色，燕頷，飛疾，擊鳩鴿食之。
雒
　音洛。今之角鴟，一名鵂鶹。
五取蘊
　色、受、想、行、識，色是身，餘四是心，心是名也。
榍
　音屑。
雉
　音池，上聲。一名野鷄。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喜鬥。
岐嶷

上音奇，下音逆。謂小兒有知識也。

喙

音誨。鳥嘴。

鑊

丘縛切，匡入聲。犬鉏也。

辯

同辯。俗字。

噱

極虐切，彊入聲。笑也。

顧

音豫，頓首呼也。

眇

音藐。一目小。

阿練

梵語具云阿練若，此云寂靜，是僧住處也。

泝

音素。逆流而上曰泝洄。又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

八難

一地獄，二畜生，三餓鬼，四長壽天，五北俱盧州，六盲聾瘖瘂，七世智辯聰，八生在佛前佛後。此之八處，雖感報苦樂有異，而皆障礙，不得見佛聞佛正法。其長壽天壽五百劫，外道修無想定，生此天也。北州壽一千歲，以著樂故，不受教化，故佛法不至也。世智辯聰，以世人邪智聰利，惟　耽習外書，不信佛經因果之教，是為障難也。

三寶

佛、法、僧也。佛者，覺也。生死長夜，人不自覺，惟佛覺悟，於三大無數劫，修行六度萬行，福智圓滿，故稱大覺也。法者，佛說三藏一切經書，令人去惡修善，離欲出世，得無生滅也。僧者，清淨和合眾也。是菩薩及羅漢，乃至受佛二百五十大戒人也。無犯，故云清淨。六和同均，故云和合也。

緣覺

亦名獨覺，出無佛世無師，自悟十二因緣而出生死，是中乘聖人，梵語辟支佛是也。

阿羅漢

此云無生，謂後世不受生死也。亦云無著，不著煩惱生死故也。亦云應真，此是小乘聲聞聖人也。

譖

音簪，去聲。讒，毀也。

毳
音吹，去聲。獸毛輭細者。
箍
音孤，以篾束物也。
了
音鳥，懸物也。
疊
音牒。重也，厚也，墮也，累也，積也。
三災
謂小三災：一刀兵，二疾疫，三飢饉。
八苦
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愛別離苦，六怨憎會苦，
七求不得苦，八大小諸橫禍苦。
宋郊
附後。

阿修羅道

梵語阿修羅，亦云阿素洛，又云阿須倫，華言非天。其宮殿園林，皆七寶成，似天而非天也。又云無端正，謂男醜女端正故。或云不飲酒，而有鬼畜天道也。其天道攝者，居須彌山空處寶城之中。鬼道攝者，居大海邊，或大山石壁之內。畜道攝者，居大海底，海水在上，有風持如雲，不入其宮，如人觀天也。起世經云：須彌山王東面，過千由旬大海下，有鞞摩質多阿修羅王國土，縱廣八萬由旬。大城中宮殿，名曰設摩帝，縱廣一萬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金銀鈴網，七重行樹，莊嚴校飾。七重城壁，皆七寶合成。園池華果，眾鳥和鳴。廣如經說，此不繁錄。須彌山南面，過千由旬大海下，有踊躍阿修羅王宮殿，縱廣八萬由旬。須彌山西面，去千由旬，有奢婆羅阿修羅王宮殿，縱廣如前。須彌山北面，過千由旬大海下，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廣大妙好，如前相似。侍女眷屬，不可稱計，共相娛樂，恣情愛樂。自餘臣妾左右，僕使倍多。備如經說，不能具述。阿修羅王，壽數不完，少出多減。本身長一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化身高十六萬八千由旬。立大海底，與須彌山齊。有大幻術，常與忉利天鬪，日月放光射其目，以手遮障。世人見之，謂日月薄蝕。由福不如天，故常戰敗，即引兵竄入藕絲孔中。彼等皆由前世持戒好勝布施，作下品十善業之所感報，而心多諂慢，不能忍辱，故受此身。由其持戒布施故，宮殿七寶所成。由不忍辱故，生相醜惡。諂慢好勝故，常與天鬪。業報差別經云：

具十種業，得阿修羅報：一、身行微惡，二、口行微惡，三、意行微惡，四、起於憍慢，五、起於我慢，六、起增上慢，七、起於大慢，八、起於邪慢，九、起於慢慢，十、迴諸善根，向阿修羅趣。正法念經云：修羅居在五住處：一、在地上眾相山中(七山：金山及諸石壁中)，其力最劣；二、在須彌山北，入海二萬一千由旬，有修羅名曰羅睺，統領無量阿修羅眾；三、復過二萬一千由旬，有修羅名曰勇健；四、復過二萬一千由旬，有修羅名曰華鬘；五、復過二萬一千由旬，有修羅名曰毗摩質多，此中出聲徹於海外，云：我是毗摩質多阿修羅(毗摩質多，此云高響)。第一、羅睺阿修羅王，有四玉女從憶念生：一名如影，二名諸香，三名妙林，四名勝德。即此四女，一一皆有十二那由他侍女以為眷屬，悉皆圍繞阿修羅王，共相娛樂，恣情愛樂，不可具說。勇健阿修羅威勢，次勝華鬘阿修羅威勢，更勝毗摩質多阿修羅威勢。眷屬倍數，更不可稱計。自餘臣妾、左右僕使，亦不可說。即知貴賤懸殊，不可一槩而論。阿修羅壽，各各不同。或有壽五百歲者，人間五百年，彼為一日一夜。或有壽六千歲，人間六百年，彼為一日一夜。或有壽七千歲，人間七百年，彼為一日一夜。其殿大小，各各不同。復能變化其身，隨意種種能作。又云：修羅衣食自然，冠纓衣服，純以七寶，鮮潔同天。所餐飲食，隨念而有，百味具足，與天同等。如大論說：彼之衣食，雖復勝人，其若噉時，是則不如人也。謂彼凡所食時，末後一口，要變作青泥。亦如龍王，雖食百味，末後一口，要當變作蝦蟇。是故經說不如人也。阿含經云：阿修羅有大威力，而生念言：此忉利天王及日月諸天，行我頭上，誓取日月以為耳璫。日月天子見已，各懷恐怖，不寧本處，以其形可畏故。日月威德，有大神力，住壽一中劫。復是世間眾生，福祐日月，不為阿修羅所觸惱。時阿修羅漸大瞋恚，即命舍摩梨、毗摩質多二阿修羅王及諸大臣各辦兵仗，往與天戰。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繞須彌，周圍七帀，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忉利天曰：阿修羅欲戰矣。諸龍鬼神等各持兵仗，從次交鬪。天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宮，嚴駕攻伐。先白帝釋，帝釋告上夜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無數天眾及諸龍鬼前後圍繞。帝釋命曰：我軍若勝，以五繫縛。毗摩質多阿修羅將還善法堂，我欲觀之。修羅亦曰：我眾若勝，以五繫縛。帝釋還七葉堂，我欲觀之。一時大戰，兩不相傷，但觸身體，生於痛惱。於是帝釋現身，乃有千眼，執金剛杵，頭出煙燄。修羅見之，乃退敗，即擒質多。修羅繫縛將還，遙見帝釋，便肆惡口。帝釋答曰：我欲共汝講說道義，何須惡口？觀佛三昧經云：此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其兒長大，見於諸天采女圍繞，即白母言：人皆伉儷，我何獨無？其母告曰：香山有神，名乾闥婆。其神有女，容姿美

妙，色踰白玉，身諸毛孔出妙音聲，甚適我意。今為汝聘，適汝願否？子言：善哉！善哉！願母往求。爾時其母行詣香山，告彼樂神：我有一子，威力自在，於四天下而無等倫。汝有令女，可適吾子。其女聞已，願樂隨從。時阿修羅子納彼女已，未久之間即便懷孕，經於千歲乃生一女。其女顏容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萬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修羅見以為殊異，如月處星甚為奇特。天帝釋憍尸迦聞，求女為妻。修羅聞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梵語舍脂)，諸天見之歎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至歡喜園，共諸采女入池遊戲。爾時悅意即生嫉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寵，與諸采女自共遊戲。父聞此語心生瞋恚，即興四兵往攻帝釋，立大海水踞須彌山頂，九百九十九手同時俱作，撼善見城，搖須彌山，四大海水一時波動。帝釋驚怖，靡知所趣。時宮有神白天帝言：莫大驚怖，過去佛說般若波羅蜜，王當誦持，鬼兵自碎。是時帝釋坐善法堂，燒眾名香，發大誓願：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真實不虛。我持此法當成佛道，令阿修羅自然退散。作是語時，於虛空中有刀輪自然而下，當阿修羅上。時修羅耳鼻手足一時盡落，令大海水赤如蜂珠。時阿修羅即便驚怖，遁走無處，遂入藕絲孔中。

西域

天竺

○清辯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遂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載。觀自在菩薩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身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二。菩薩曰：若然者，宜往南天竺大安達羅國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汝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神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載，初無異念。呪芥子以擊石壁，豁然洞開。是時百千萬眾，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眾曰：吾久祈

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惟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出唐西域記。〇慈氏，即彌勒。龍猛，舊云龍樹。)

中印度

〇玄奘法師云：貞觀十三年，奘在中印度摩伽陀國那蘭陀寺，見一俗人說云：有一人好色，每承經言：修羅生男極醜，生女端正。聞彼山內有阿修羅窟，別有宮殿，甚精殊好，同天佳妙。其人思欲見修羅女，共為匹對。常受持呪，精勤三年。三年將滿，所祈遂願。其人先有弟子親友，臨去召弟子相伴同去。弟子於時亦隨同行。既呪有徵，遂到宮門。門首儅者極嚴，至誠求請門人，令通夫人。門人為通，具述來意。修羅女喜，報守門人云：來者幾人？報云：二人。女報門人：誦呪者來入，同伴者且住門外。門人來報：誦呪者引入。弟子見引入已，自身不覺已到自家，舍南門立。自爾已來，更不知彼人消息。弟子因此發心，捨家修道，願在伽藍供養三寶。其人具向奘說，述此因緣。(印度即天竺。)

中天竺

〇瞻波國西南山石澗中，有修羅窟。有人因遊山修道，遇此窟。人遂入中，見有修羅宮殿處，妙精華卉，乍類天宮，園池林果，不可盡述。阿修羅眾，既見斯人，希來到此。語云：汝能久住此否？答云：欲還本處。修羅既見不在，遂施一桃，與彼食訖。修羅語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能容。言訖走出，身遂增長，形貌麤大。頭纔出，身大孔塞，遂不出盡。自爾以來，年向數百，唯有大頭，如三碩甕。人見共語，具說此緣。人愍語云：我等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澤。人奏國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議：此非凡人，力敵千夫。若鑿令出，儻有不測之意，誰能抗之？因此依舊。時人號為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頭共語，了了分明。近有山內野火，燒頭焦黑，命猶不死。西國志六十卷，國家修撰，奉敕令諸學士畫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訖。臨見玄策，具述此事。(出西國志)

(問曰：阿修羅道人何少耶？答曰：其生修羅道者無報，故人不得而知之。觀上經文，即自知不少矣。)

六道集卷二

音釋

羅睺羅
　此云執日。
竄
　音爨。逃也。藏匿也。
那由他
　此云萬億。
蝦蟇
　上音遐，下音麻。俗作蟆。青蛙。俗名蛤。蟈。
難陀跋難陀龍
　難陀，此云喜。跋難陀，此云近喜。
伉儷
　上音康，去聲；下音例。伉儷，配偶也。
乾闥婆
　此云香陰天，帝樂神。
四兵
　象馬車步。
撼
　含字上聲，搖動也。
儅
　當字去聲，正中也。
帀
　俗作匝，非。
宋郊
　少時隨父任應山讀書，見犬水漂蟻穴，至郭編竹橋渡之。後以陰德中狀元。今渡蟻橋蹟，現在湖廣應山縣治南也。

六道集卷三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穆輯

鬼神道

問曰：云何名鬼道？答曰：由彼造作增上慳貪身語意惡行，往彼生彼，故感饑渴業報，經百千萬歲不聞水漿之名，況復得見得食，故名鬼趣。又希望故名為鬼，謂六道中彼恒時從人希望飲食。又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故也。問：依何所居住耶？答：或地獄山海、曠野廟中、人間街巷、里閭圊廁、樹木華果、根莖藥草，徧處皆有，惟人不見。縱人行其宮室，室不崩倒，如鬼過人牆壁，壁無穿壞。神者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填海，小力者能隱顯變化。又有福威而靈曰神，無福賤而魅曰鬼。復有貧富貴賤，種種差別非一，如後所列。余昔初住鼎湖山，先年山下廸村有一人上山採樵，去菴前不遠盡是蘆荻。彼人初下，刀斫一株，聲如雷震，惶惶仆地，乞神恕罪，聲遂昇空，漸漸隱滅。是知草木無論大小，悉有鬼神依住，不可輕伐而自招咎。故佛制諸比丘，不得壞一切草木。若為三寶有所須用，當於樹下設祭，誦佛經偈讚布施福。俟其夜中無有異相，次日方遣人斫伐也。

牟子理惑篇：或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惡，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牟子，漢獻帝初平人。)

天地本起經云：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血肉，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為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眾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

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為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為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為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日因緣，故佛教眾生齋戒，以除其患也。(按經中，六日受持八關齋戒，功超人天，乃至成佛，其福不盡。若求世間、天上、人間福樂，亦得成就，豈惟免現患而已。故云：隨世日因緣，教令齋戒，現免災患，終圓佛果也。)

順正理論云：鬼有三種：謂無財、少財、多財。無財復有三：炬口、鍼口、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燄，熾然無絕，身如被燎多羅樹形，此為極慳所招苦果。鍼口鬼者，此鬼腹大如山，口如鍼孔，雖見種種上妙飲食，不能受用，饑渴難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恒出極惡腐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廁門，惡氣自熏，恒空嘔逆，設遇飲食，亦不能受，饑渴所惱，狂叫亂奔。少財亦有三：謂鍼毛、臭毛、大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銛利，不可附近，內鑽自體，外射多身，如鹿中毒箭，怖狂走時，若逢不淨，少濟饑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穢，薰爛肌骨，蒸坌腸腹，衝喉變嘔，荼毒難忍，攖體拔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饑渴。大癭鬼者，謂此鬼咽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如大擁腫，熱怖酸疼，更相剜嚙，臭膿湧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饑。多財亦有三：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此鬼恒時往祠祀中，饗受他祭，生處法爾，時歷異方，如鳥凌空，往還無礙。由先勝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終，諸子孫等必當祠我資具飲食。由勝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祀。或有先世性愛親知，為欲皆令豐足資具，以不如法積集珍財，慳悋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惡業生此鬼中，住本舍邊便穢等處，親知追念為請沙門梵志孤窮供施崇福。彼鬼見已，於自親知及財物中生己有想，又自明見慳果現前，於所施田心生淨信，相續生長捨相應心，由此便成順現法受，乘斯力故得資具豐饒。希棄鬼者，此鬼欲恒收他所棄吐殘糞等，用充所食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有飲食處見穢或空，樂穢見空、樂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饒飲食資具，生處法爾所受不同，不可推徵詞到所以。如地獄趣異熟生色斷已復續，餘趣則無；於人趣中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如天趣中隨欲眾具皆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定量。大勢鬼者，如婆沙論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嶽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名為好也。鬼中醜者，謂無威德鬼，形容鄙惡不可具說，頷如餓狗之腔，頭若飛蓬之亂，咽同細小之鍼，脚如朽槁之木，口常垂涎，鼻恒流涕，耳內生膿，眼中出血，諸如是等，名為

大醜。又鬼中苦者，即彼無威德鬼，恒常饑渴，累年不聞漿水之名，豈得逢斯甘饍？設值大河欲飲，即變為炬火，縱得入口，即腹爛焦然，如斯之類，豈不苦哉？鬼中樂者，即彼有威德中，富足豐美，衣食自然，身服天衣，口餐天供，形容優縱，策乘輕馳，任情遊戲，共天何殊？如斯之類，豈不樂哉？問曰：既有此樂，便勝於人，何故經說人鬼異趣？答曰：經說鬼神不如人道，略述二意：一、受報分顯不及於人，為彼鬼神晝伏夜遊故，不及於人；二、虐怯多畏不及於人，雖有威德，以報卑劣，常畏於人，縱晝夜值人，恒避路私隱。問曰：既劣於人，何得威德報同於天？答曰：然由前身大行施故，得受威報；由前身諂曲不實故，受斯鬼道也。復有貴賤，如有威德者，即名為貴；無威德者，即名為賤。又為鬼王者，即名為貴；受驅使者，即名為賤。問：富貧如何？答：有威德者，多饒衣食，僕使自在，即名為富；身常區區，恒被敦役，麤食不聞，弊服難值，如斯之類，即名為貧。又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邊，皆有宮殿，七寶莊嚴，首冠華鬘，身著天衣，食甘露食，猶如天子。乘象馬車，各各遊戲，果報過人。一切山河諸佛，悉有舍宅，依之而住。無威德者，如浮遊浪鬼。饑渴之徒，悉無舍宅。或依塚墓，或止叢林草木巖穴，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屏廁故堰而居，皆無舍宅。頭髮鬈亂，裸形無衣，顏色枯悴，以髮自覆。執持瓦器，而行乞丐，果報劣人。其形多分如人，亦有傍者。或面似猪，或似種種諸惡禽獸，如今壁上彩畫者。莊嚴論云：佛言：昔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惶惶，饑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此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所見。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鬼有胎化二生也。異熟生色者，即果報生身也。莊嚴論是馬鳴菩薩集。註佛經者，四天王及忉利天，惟有大威德鬼，與諸天眾，守門防邏，導從給使也。)

正法念經云：佛言：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因不等，受報各別：一、鑊身鬼(由受他僱殺生，受鑊湯煎煮，或受他寄，抵拒不還，故受斯報也)，二、鍼口臭鬼(以財僱人，令行殺戮，故咽如鍼鋒，滴水不容也)，三、食吐鬼(夫勸婦施，惜言無積，財慳恡故，常食吐也)，四、食糞鬼(由婦人誑夫，自噉飲食，惡婦夫故，常食吐糞也)，五、食食鬼(由禁人糧食，令其合死，故受火燒嗥叫饑渴苦也)，六、食氣鬼(多食美食，不施妻兒，常因饑渴，惟得臭氣)，七、食法鬼(以求財利，為人說法，身常饑渴，身肉消盡，蒙僧說法，命得存立

也)，八、食水鬼(由酤酒侵水，以惑愚人，不持齋戒，常患焦渴也)，九、希望鬼(由買賣諍價，欺誑取物，常患饑渴，先靈祭祀，即得食之也)，十、食唾鬼(以不淨食，誑出家人，身常饑渴，恒被煮燒，以求人唾，兼食不淨)，十一、食鬘鬼(以前世時，盜佛華鬘，用自莊嚴，若人遭事，以鬘賞祭，因得鬘食也。華貫串名鬘)，十二、食血鬼(由殺生血食，不施妻，又受此鬼身，以血塗祭，方得食之)，十三、食肉鬼(由以眾生身肉，臠割秤之，賣買欺誑，因受此報也。多詐醜惡，人惡見之，祭祀雜肉，方得食之。)十四、食香鬼。(由賣惡香，多取酬直，惟食香煙，後受窮報。)十五、疾行鬼。(若有破戒而披法服，誑惑取財，言供病人，竟不施與，便自食之，由受此報。常食不淨，自燒其身。)十六、伺便鬼。(由謀誑取財，不修福業，因受此報。身毛火出，食人氣力不淨，以自存活。)十七、黑闇鬼。(由枉法求財，繫人牢中，目無所見，聲常哀酸，故受闇處。惡蛇遍滿，猶刀割苦也。)十八、大力鬼。(由偷盜人物，施諸惡友，不施福田，因受此報。大力神通，多被苦惱也。)十九、熾然鬼。(由破城抄掠，殺害百姓，因受此報。嗥哭叫喚，遍身火然，死墮地獄。後得為人，常被劫奪也。)二十、伺瓔兒便鬼。(由殺瓔兒，生心大怒，因受此報。常伺人便，能害瓔兒也。)二十一、欲色鬼。(由好婬得財，不施福田，因受此報。遊行人間，與人交會，妄為妖怪，以求活命也。)二十二、海渚鬼。(由行曠野，見病苦人，欺人誑取財物，生海渚中，受寒熱苦，十倍過人苦也。)二十三、閻羅王執仗鬼。(由前世時，親近國王大臣，專行暴惡，因受此報。為王給使，作執仗也。)二十四、食小兒鬼。(由說呪術，誑惑取人財物，殺害猪羊，死墮地獄。後受此報，常食小兒。)二十五、食精氣鬼。(由詐為親友，我為汝護，令他勇力，沒陣而死，竟不救護，故受斯報也。)二十六、羅剎鬼。(由殺生命，以為大會，故受此饑，火所燒報。)二十七、燒食鬼。(由慳嫉覆心，喜噉僧食，先墮地獄。從地獄出，受火爐燒身也。)二十八、不淨巷陌鬼。(由以不淨食，與修行人，因墮此報。常食不淨。)二十九、食風鬼。(因見出家人，來乞許已，不施其食，故受此報。常患饑渴，如地獄苦。)三十、食炭鬼。(由典主刑獄，禁其飲食，因受此報。常食火炭也。)三十一、食毒鬼。(由以毒食，令人喪命，因墮地獄。後出為鬼，常餓。餓恒食毒，火燒其身。)三十二、曠野鬼。(由他曠野，作湖池井，造已施人，惡心決破，令行人渴乏，故受斯報。常患饑渴，火燒其身。)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由盜佛華，賣已活命，故受此報。常食死人處，燒屍熱灰也。)三十四、樹下住鬼。(由見人種樹，施人作蔭，惡心斫伐，取材而用，故墮樹中，受寒熱苦。)三十五、交道鬼。(由盜行路人糧，以惡業故，常被鐵鋸截身。因交道祭祀，取食自活。)三十六、魔羅鬼。(由行邪道，不信正真，因墮魔鬼。常破人善法也。)若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恒常饑渴，受大苦惱。惟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饑渴。(俗名此鳥為吊天翁。)業報差別經云：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輕惡；二、口行輕惡；三、意行輕惡；

四、慳澀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妒；七、起邪見；八、愛著資生，即便命終；九、因饑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業故，生餓鬼中。大智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眾生。眾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此論一百卷，是龍樹菩薩釋大品般若經。)法句經云：佛言：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眾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途。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聖賢，所不愛惜。假令眾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故大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作惡言故，臭蟲從口出。付法藏經云：昔尊者闍夜多羅漢，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饑急語我：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饑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見一人洟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去。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惟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優婆塞經云：極長壽者，一萬五千歲。如人間五千年，為餓鬼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即彼鬼壽一萬五千歲。(計此人間日月歲數，當二千七百萬歲。)正法念經云：有鬼壽命五百歲。如人間千年，為餓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壽五百歲。(計此人間日月歲數，當一百八十萬歲。已上壽命長短不定者，由其業有輕重，故其受報所見有不同也。)分別功德論云：有沙門在塚間修禪，觀於死屍。夜見餓鬼打一死屍。沙門問曰：何以打死屍耶？鬼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沙門曰：何以不打？汝心打屍，當復何益也？須臾復有一天，以天華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為散華此臭屍耶？天曰：我由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報往昔之恩。沙門曰：何不散華汝心中？夫為善惡之本，皆心所為，乃捨本求末耶？

漢

雒陽

〇法師安清，字世高，南天竺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語，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羣鵝，忽謂伴曰：鵝云應有送食

者。頃之，果有至焉。眾咸奇之，故僊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乞食，值施主不稱，每輒怨恨。高屢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便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裸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虵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此明三世之有徵也。(出梁高僧傳)

交趾

○刺史何敞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

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檢問，與娥語同。収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捨。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昭陰殺。上許之。(出冥祥記。〇漢時廣信縣或今之廣寧，故云傍縣也。高要縣乃肇慶府首縣附郭。)

阿登

〇時有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室，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紐，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將明，悉無所見。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東郭。(出續搜神記)

晉

河陰

〇白馬寺曇邃法師，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或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

太山

〇法相法師常山居，精苦誦經。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訖不見。其石

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後居越城寺，有神異不錄。(右二出梁高僧傳)

陳國

○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蓆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曙，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裝，頭上有范鎔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側，頭髮及范鎔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鎔及釵牙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出去怪集)

長安

○慧嵬禪師。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自若。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久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廣談欲言，勸動其意。嵬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謂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

廬山

○曇邕法師，形長八尺，雄武過人。投廬山，事遠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授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三十許人，請授五戒。邕以果先受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贍以外國匕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右二出梁高僧傳)

竺曇遂

○遂，太元中，年二十餘，白晳端正，流俗沙門。嘗行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一月許，便病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既至，便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別云：久不聞經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覩，便為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年少等，皆為流涕。(出續搜神記)

始豐

○赤城山曇蘭禪師，或云曇猷。晉太元中遊剡，止石城山。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有猛虎數十，蹲在蘭前。蘭誦經如故，一虎獨睡。蘭以如意扣虎頭，訶曰：何不聽經？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法師威德既重，來居此山。弟子推此處以相奉。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蘭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蘭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千餘年。臨別執手，贈蘭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檀越住在何處？答云：安樂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投，乞授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賙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眾十餘，共所聞見云云。(出梁高僧傳)

瑯琊

○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戀-心+廾]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為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出冥祥記)

淮南

〇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楊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避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心，遂精誠奉佛。(出續搜神記)

秦

秦主

〇姚萇者，西戎羌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與之戰，不利，遂為萇縊殺之。萇襲其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其陰，出血數斗而崩。(出通載)

高平

〇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今欲報讎，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喚奴與手，即使到地。其人半路便死。鬼以一千錢及青絞綾袍一件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出冥祥記)

宋

河內

〇司馬文宣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嗟，諷求飲食。文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沉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但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吾身也。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三昧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答問周悉。初雖恐懼，末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舍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嘗為尊貴，以犯眾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

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災者，不忏道人耳。而犯橫極眾，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為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収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天啟三年，贊年十三。順德縣馬岡村有梁念賓，與弟及壻同居陽江城內丁屋巷，俱為水師兵。時福建賊船數百臨陽江港口，起五縣兵艦征之，失律被殺并溺水者數千人。次日班師，而失賓等。其妻即請道士持旛竿出城，臨河招魂。妻執旛竿云：甚重。道士曰：首七當歸。回殺賓女，篩灰于靈几下，以蓆密圍，驗其虛實。次早黎明，余徃觀之，見灰盡是山羊足迹。道士云：打落畜道矣。次年，賓等三人從福建沿路乞食而歸。以是驗知，鬼多欺諂，詐現種種形變，以求飲食。然人既死，神入六道，生天者則有自然衣食。聞人間五穀雜食，穢氣上薰四十萬里，生人畜者入胎，則形神相隔，那得還歸？惟鬼一道可以往來，而有管攝者不得自由。縱受生未定，其中陰身惟以香資身，不食段食，而亦不知所趣向處。惟業緣報定，方徃受生處而託胎也。今時世俗設靈位，多是求食之鬼詐作親形，或是隨道士巫覡、覓食之魑魅，致令妻子親屬或喜或怖，妄生憂苦也。)

長安

○王胡者，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現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與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迹，而不覩其形，惟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眾鬼，紛鬧若村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羣山，備覩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俗味不異世中，惟薑甚脆美。胡欲壞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為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宜當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

也。胡既奉此諫，往其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眾中。胡大驚，與叔乖濶。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二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敘說往日嵩山所見。眾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僧焉。元嘉末，有長安僧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沙門曇始跣行，泥水不汙，足色踰白，故時人謂白足阿練也。甚為魏虜所敬。)

滎陽

○尚書僕射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都，夕暴亡。乃倚靈几，語家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駐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於時勝貴，多皆聞之。(右三出冥報記。)

京師

○瓦官寺慧果法師，婺州人。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眾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眾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經一部，并設齋供。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也。(出梁高僧傳)

王文明

○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三，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若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鷄，刳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出述異記)

東海

○何澹之。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

章符印籙，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為說所見。慧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狠不革，頃之遂死。(出冥祥記)

張乙

○泰始中，被鞭瘡痛，人教燒死人鬼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岡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爾。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醊之，無復灾異也。(出述異記。○問：人死魂入六道，那得守此枯骨？答：此已墮鬼道，無人祭祀，復無所依託，故守枯骨而瞋，豈能燒鬼耶？)

襄城

○李顗者，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將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惟異姓無他。顗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顗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出續搜神記)

齊

會稽

○弘明法師，永明中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為盜僧廚食，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撓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出梁高僧傳)

靈苑

○曇超禪師，建元末，居錢塘靈苑山。一夕，忽聞風雷之聲，見一人執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禪師至，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鑿麓山下為磚，斷壞龍室。羣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日餘，田種永罷。師既道德通神，屈師往龍處，潤澤蒼生。超曰：興雲降雨，此檀越力，吾何能哉？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超諾之。超乃南行五里，至赤庭山，遙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作人來禮超，乞受三歸。晡時，俄而大雨，即往臨泉寺。臨縣令聞，辦舟迎超。超即日遁還靈苑。(出梁高僧傳并通戴。)

楊州

○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曳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鳴鐘集眾，盡捨衣服，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衲，不言而去。昶自是勉勵進修，卒成明行。

瑯琊

○攝山法度法師，宋末遊於京師。齊郡高士名僧紹，抗迹人外，隱居攝山。挹度，待以師友之禮。及亡，捨所居為棲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間，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曰靳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度已，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能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瓶，瓶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其徵感若此。

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也。(右二出梁高僧傳)

南陽

〇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尋復問之：卿復誰？定伯誑言：我是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耶？定伯言：我新死，故身重耳。伯因後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皆何所畏忌？鬼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度。聽之，了無聲音。定伯自度，漕漼作聲。鬼言：何以聲？定伯曰：新死，不習度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即連唾之，得錢千五百而去。于時石崇言：定伯賣鬼，得千五百文。(出列異傳。〇石崇，晉時人。)

魏

汾州

〇玄中寺釋曇鸞，家近五臺山，神迹靈異。後往江南陶隱居處，求覓仙方。陶欣然授以仙方十卷。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湧浪，七日方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廟。須臾，神即現形，狀如二十歲。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恬然安靜。依斯達到，梁帝見重，因出敕為江神更起靈廟。後辭帝還魏境，行至洛中，逢中天竺國三藏菩提流支。鸞往啟曰：佛法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輪三有。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永絕輪迴。後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一心依經，作淨土業。臨終日，旛華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焞。寺眾並同矚之。以魏興和四年卒。(出梁高僧傳)

周

河南

〇王彥偉，為性凶惡，好遊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惡人交遊，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惡人。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門，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其死，無其瘡瘢，將為卒亡，不疑我作。忽見鬼來入堂，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見李歸心錄)

唐

趙郡

〇眭仁蒨，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死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暐曄，乘好馬，從五千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蒨即拜之，問云：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是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知，即汝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頃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渴，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眾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珍饈。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蒨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惟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

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眭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起。月餘日，蒨問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蒨問：請將案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眭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今擇人，吾已啟府君，府君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時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蒨憂懼病逾篤景謂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陳訴則可以免蒨。問何因見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蒨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銷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也蒨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人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猶多。蒨曰：鬼有死乎？答曰：然。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後之事。蒨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斷人間事，道家上章，為人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敕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為益也？蒨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字，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蒨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慇懃。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現，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為掌事所導，常遇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

玄武門。文本時為中書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并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韋昆，及臨對坐，文本自語人云爾。(出冥報記。〇按後地獄，道人雖多，何如鬼畜？鬼人不見而畜，則水陸空行，胎卵溼化，微細昆蟲，徧界皆是，故云最多也。)

濩澤縣

〇武德六年，李錄事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計吾猶有六年在世，但為司命，枉來取我。我已訴閻王，蒙放在人間，浮遊六年，今在鬼道。又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玄鑒法師所聽法。遂與妻共入講堂，與人言議。有問曰：何不現形？答曰：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人？又往景業寺，聽餘法師講維摩經。餘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餘聞即悔過，遂不復飲。(出續高僧傳)

餘雖犯酒，而具正見，慧解無謬，故感天龍鬼神共聽。所謂破戒不破見，聞即悔過，非智莫能。倘說不合經旨，即有謗法之罪，鬼神得而訶之，奚感天聽耶？

武帝

〇穆宗之子。廢釋教，服金丹，受符籙丹，發背燥悶失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四，在位六年。報應傳曰：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穆宗陵下，忽聞人語，謂是盜馬，逐泊衰叢之內。俄而空，有朱衣執版宣曰：冢尉何在？有二吏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君使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海西君同錄其魂而至。時有賈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數日後，武帝果崩。(出通載。〇宰相。李炎，字德裕，佐武帝毀教，後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詳見統紀并太平廣錄。)

洛州

〇龍朔元年，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女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汙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

我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流，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逼，交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我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現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其殮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寫完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出冥報拾遺。〇梁望蔡令，殺牛飲啖，臥佛堂上，感白癩病死。唐宣宗敕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携酒肉入寺。宋太宗詔國忌，宰相已下，寺觀行香，禁絕腥酒。出統紀。〇世俗命終，不知為亡者作福，猶盛為殯殮。陰陽既分，存亡體異，故云無益。死者寧知為彼追福，衣食自備，乃至出生人天。如冥祥記云：宋江陵龍華寺僧妙，既亡之後，一夕歸房，靈几語弟子可宗。宗問：和上今生何處？妙曰：麤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得免。欲訴所司，為無袈裟，可急為製，請僧設供，以衣施之，我即得也。宗如教飯僧，賸衣既畢，比丘道猛，即見妙身披衣入堂，依僧次坐，聽經至散，乃不復見。斯則施衣得衣報，施食得食報，信不誣矣。志磐法師曰：律明亡人三衣，惟許施僧共分。未聞佛令披於亡軀，而從火焚也。末代無知，多行非法。有識之士，尚須辨明。若坐逝不壞，結塔以葬者，猶可以披於真體。若從荼毗火化之法者，則不當披搭，自取燒衣違律之過。或謂亡僧無衣者，則當依冥祥記為之。磐自聞此過，姪真視、真誥、真亢，不幸早亡。焚龕之日，皆不披袈裟，惟用布偏衫裙而已。設齋之前，以平時所服七條，作拈鬮法，於僧中施。且復囑後人，當力行於自身必壞之際也。敢告知識，共崇此法。〇梵語袈裟，華言壞色衣，下屬五大色也，非應赴所著五彩者。今有不諳律教，掛亡衣樹上，深為不法也。鬮，音鳩，拈鬮取也。)

姚明解

〇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饑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否？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為設食。至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云云。

博陵

〇崔軏，乃王之弘婿也。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與女適軏。軏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軏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軏是女壻，雖不合於

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惟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軏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軏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軏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軏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軏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見王之弘自說。(右二出冥報記)

京兆

○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下，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然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出冥報拾遺)

嵩嶽

○閑居寺元珪禪師卜廬于嶽中龐塢，時有裁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于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如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鑪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婬

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得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啟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侯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能也。珪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今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縱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狀。又復碧靄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浸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礙將圮。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珪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栢，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出宋高僧傳。〇高僧傳中，天帝閻王及神，請說法受戒甚多，此不繁錄。)

明

高祖

○帝曰：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為此也。帝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為，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為而為，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卿云無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祭食于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出皇明錄)

徽州

○歙縣羅田方伯雨先生族弟婦，孕未產而死，遂殯葬之。里中有賣點心店，日見一女子將錢買餅去。後時持一新被來按，店人搭被架上。其家有婢偶至店，見被云：此是我家孺人殯殮之被，何得在此？店人云：有一女子每日持錢來買點心，今彼無錢，將此被按。復說其形貌服色，婢歸告主。次日遣人往店後伺之，果見彼來取點心去。隨後邑窺，彼至墓邊即滅。聞塚中兒啼，回報其主。主使人開塚，母顏如生。既抱兒出，母色即變矣。其店始覺，前時見櫃日有少紙灰。兒後長成，族皆喚為鬼叔。崇禎末年，其人尚在，但日久忘其名。伯雨先生孫叔翼為余說之。福田經云：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白佛言：母妊我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佛，逮得應真。如此則耳目不到，古今信非一也。(應真即羅漢也。伯雨諱時化，杭州太守，乃十四名家之一。有四書易註行世，歸信三寶。臨終沐浴衣冠，孫謂其昇堂，遣人伐鼓，遂端坐而逝。)

廣州

○新會縣潮頭村，有一人姓張者，年將五十，獨往鄰鄉。回至中途度水，被水鬼牽挽，欲溺水中。其人雄勇，與之共打得脫。回家，頸項上盡是鬼甲爬傷痕。時天啟七年，贊年方十七，在彼村親見。

廣信

○博山能仁寺，崇禎間，無異和尚已往。時有檀越至山，請僧施食。令一沙彌事香燭，被鬼執縛於臺下，口鼻涎沫俱出。空中有一人云：此沙彌不清潔，眾鬼欲縛至桅竿下，我乃勸止。然汝等向來施食，皆不至誠，諸鬼俱不得食空回。又汝等每在彌勒閣學燄口經呪，或赤體，或尸臥，念誦真言不如法，折福獲罪云云。僧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長老，今住在西禪堂後，為守護此叢林故也。次晚，一僧自發誠心，施食空中。復曰：今晚鬼眾略得小食也(博山僧說之也)。據此，施食則必戒德精嚴，真言梵音契印無乖，一心至誠念餓鬼苦，或能少益幽途。不然，虛費信施，自獲大愆，損福折壽不少。況諸餓鬼長劫不聞水漿之名，出家釋子寧無悲心愍念彼苦？每日猶當自備水飯，誦施食真言、甘露水真言，以除彼饑渴。惟須真言呪語梵音無謬，乃獲其益。故佛教令天雨時，向空念甘露水真言，令諸餓鬼得飡甘露，以濟饑渴，自增福壽也。

廣州

○東莞縣西湖。張一鵬，崇禎末年自廣城回，至流花渡頭，已將暮。水濱見一人，似富家長者，曰：君渡河尚十餘里，不及家矣。吾有一小館，不棄，可過宿。主人設酒饌，食畢，具鋪蓋，甚慇懃。睡中聞鄰家鐘皷聲，若祭奠者。至天明，見在空房內，惟一草薦枕者是磚。驚起，却在人家中。家人見在內出，羣譁之，以其是賊聚。鄰里詰其故，鵬乃說：有主人水邊招留宿。眾問其所招宿者何狀，乃其所祭之父，是日生晨，子享以孝誠，故感先人來應也。一鵬是橋族叔，對橋說之。(此墮鬼趣，無管攝者，乃得回家也。東莞縣有東湖、西湖，非浙之西湖也。)

清

東莞

○寮步村康熙戊申三月，有鬼仙自稱錢公子，時能現形在鄺孝康公錫家，夜間常與姬人七八絃管歌唱而能詩文，人皆就之。錫每設食

同歡，恣錫拊摩，徧身羅綺并新絨靴，惟不許摩頭及然燈燭耳。或時嫌主人設食不精，即喚使者另取，須臾熱餚煖酒忽至，共為樂飲。時錫內人忽病，錫啟公子曰：寧有方術耶？公子即撮藥，命使者當前煎好送服之。時張穆芝聞知，六月初一日至鄺家，欲延公子與語佛道，令其知有向上大事。值公子他遊，尚留使者在鄺家，穆即作書焚致之，并寄香荔。使者報曰：公子遠去，若他人書不能為投，張先生不敢不為奔走也。越二十日，穆時在莞城外東湖如菴，與諸子偕破浪、用微二三上人清話，一友人見案上有一緘未啟，問曰：是何人書？穆亦不知何人何時送至，發而讀之，乃公子復書。而柬封絕佳，箋皆浮花，甚奇。另封香七炷，似有奇香薰襲，芳馥如宮餅。其文清新，書法頗奇，非俗筆之所能也。書曰：承遠致奇香，丹荔謝謝。先生蓋世才也，道不逢時，寄迹於山林泉石之間。能人之所不能者，捨人之所不能捨，其去仙一間耳。余浪迹蓬山玉洞，輒聞芳名嘖嘖天外矣。茲承先生援我入于禪關，我亦欲援先生入于仙苑。方遊海嶽，未及南來，紫虛碧落，接晤有期，并致高友。不宣。另一箋曰：先生至誠，故不惜破格修復。閱竟，祈即火之，勿泄勿戲。不然，是求親而反疎，不獨余之過也。時穆與諸子讀訖，即焚之。忌其使者在傍以報公子，謂穆之不誠也，遂與諸子共記錄之。

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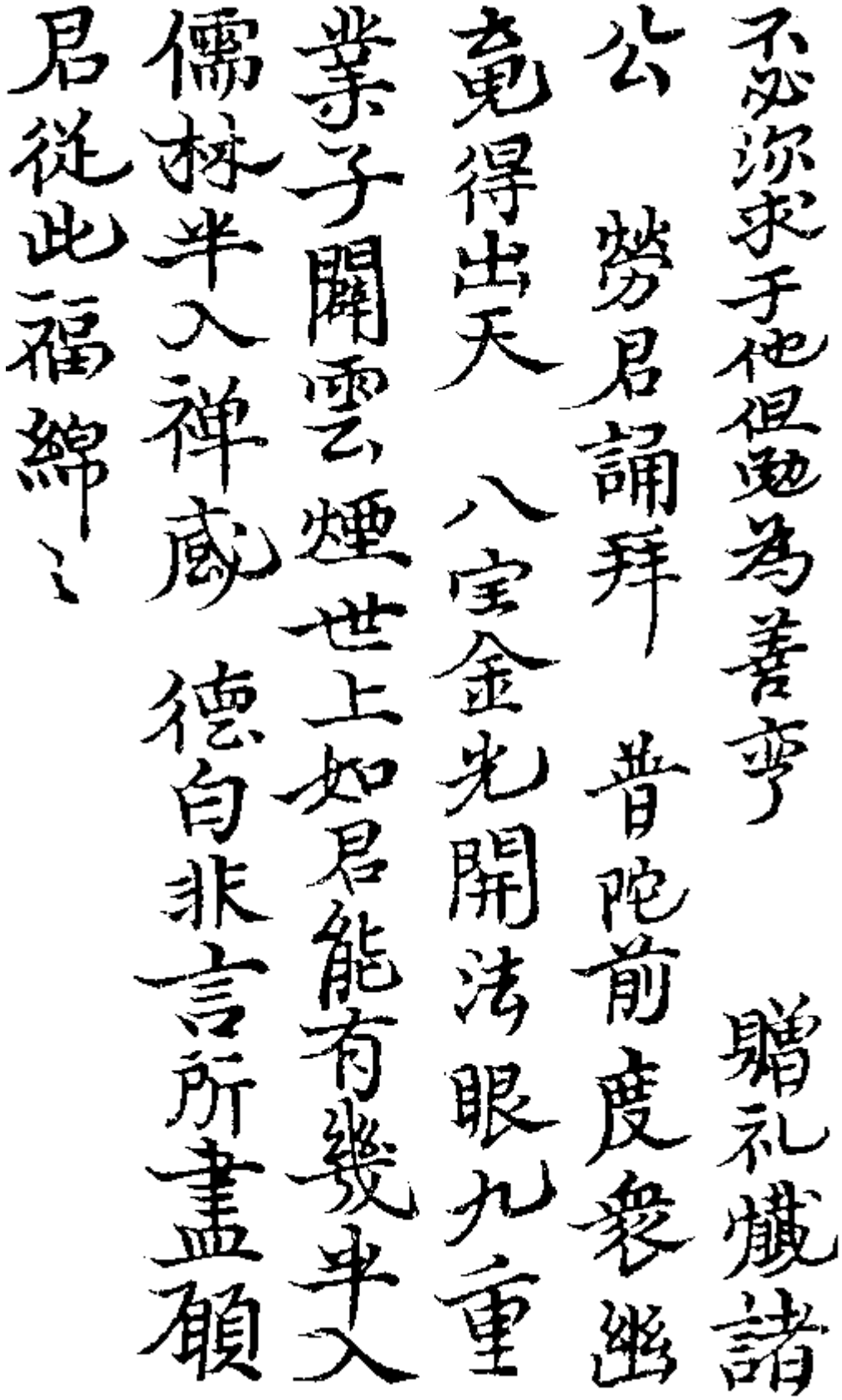
〇省城濠畔街金衢會館，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盛陳品物，奉賀關帝壽畢，眾共飲食。有醫士張妙，忽見一人執手掣去，行步如風，足不著地。至一處，宮殿甚壯麗，旁有小廟。引入，見關帝綠袍青巾，張即拜跪。帝曰：吾生日在七月，非五月也。世間不宜殺生，所殺猪羊，若非純白黑者，吾則不能為之超生。今皆養在山中，已後不必殺也。當引此人至山頂，可望天下各省。吏引至頂，指曰：此廣東省城也。張便見其家吏，一推遂醒。張向郭青霞說之。(右三出鐵橋集。〇凡有威德之神，自有勝妙飲食。若天甘露者，豈希世間羶腥耶？隋文帝十二年，天台智者大師至玉泉山安禪，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同少者致敬曰：弟子關羽，當與子平建寺化供，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乃役神兵建之。七日出定，湫潭千丈，化為平阯，棟宇煥麗，巧奪人目。師領徒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聞妙法，白師曰：願洗心易念求戒，永為菩提之本。師即為受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故為護僧伽藍，神寧受葷酒。今世俗皆知食葷酒，著皮底履，悉不能登武當山。而民間俱以猪羊三牲祀武帝，何自相矛盾，一至如此乎？〇大師身歷九朝，為七帝之師。梵語僧伽藍，華言眾園，謂眾僧所住之園，即寺院也。)

順德

〇龍山鄉螺岡右煙還莊林孫霽，字霞凝，太史公之長孫也。宅右有書樓，樓右小池，池上軒曰菡萏榭，其砌曰芳洲，竹木花果森然。凝偕譚璨叔讀書開社，其間有康、孫、蒙、鄧、胡諸子師事。璨叔於康熙癸丑五月夕，屢于樓下右房窓外沙石從空而下，社人異之。自六月初七日至二十一夜，怪異頻作，璨怒罵而不止。凝語璨曰：此誠鬼也，吾二人肅誠祀之，告以衿影，如吾輩不德，降殃奚辭？不然，余何悔也？是夕，具牲酒告之土神，復從奠之，曰：吾之居清淨安舒，吾之友敬而且久，吾之隱衷可白蒼穹，祖孫父子二十年相從，卜宅於此，無悸無忡，胡為而來亂我文席？豈余不德，倘汝冤抑，男耶女耶？毋惑朝夕，苟汝頑冥，明神是殛。祭畢，凝猶獨坐，期有所見。五鼓，月明如晝，循步廊下，突見一手箱，開之，箱上則一展金扇，扇上有女冠，扇下有女履，皆市中紙作店賣者。另一酒盞覆箱角，揭視，即適間祭肉皮，刻一去字。箱是胡子物，能啟堅鎖而置之。二十四夜，仍有種種怪異。二十五晚，復飛沙下。凝奮罵曰：誰是汝冤，即可詳言，何得漫為觸惱耶？未幾，座傍得一木葉，雕刻工巧，作桃葉形，葉紋陰陽凹凸枝蔓具全，長寸八分，闊七分，上飾以胭脂，題云：古人誤我今圖報，月下諸君勿怪愆。凝與璨視之，曰：果冤乎？古月疑是胡子事。凝曰：今授汝紙筆，詳以告我，將禮普陀度汝。二十七夜，于胡予窓前得七律、一五絕、一詞、一律云：諸君命妾闡幽思，古情題起不勝悲。月底佳人應有恨，風簷學士勿多疑。萬種愁懷茲欲報，十年冤債此支持。行行我亦尋踪跡，任走天涯我亦知。絕云：狂風御柳時，金井自傷悲。若憐君命短，教妾早歸依。詞曰：種種愁腸欲洩，只待時乖命劣。諸君何必枉勞思，各自門前掃雪。凝遂與璨相議作佛事，超度之曰：汝若歸依佛法，可無姓名乎？(憐君是指胡子。)少頃，于窓前得一詩云：非青非白又非紅，妾長深閨宅向東。君謂始王嬴亥子，何必多疑在箇中。凝略解其意，復求其直書姓名，以登法事牒中。未幾，得一札云：妾言已盡，何必瑣瑣？雖有乳名，言之哽咽，何多贅乎？次日，凝三家叔載說慕其異，來觀璨、叔、胡子及凝四人，求其顯示，而胡子猶強辯亥子之說。凝怒而言曰：亥子何人？即林即譚，其亦言之莫隱，何諱也？未幾，于疏稿下得一札、一詩。(文多不錄。)四鼓，聞擊聲，持燈覓之，於胡子牀頭得一詩、一札云：茲蒙諸君超妾，可做衣三百六十、錢三十斤，廣濟眾幽魂，是為妾作一盂蘭會，則感德不淺，何必區區求姓名乎？妾原無罪，不久出人不超，亦可作此疏牒，不可為妾而設，只泛作超幽盂蘭疏牒可耳。不然，則妾無因而受君惠。地府云：一文必報之謂

句，雖君不靳。如其妾之披毛戴角，還不益增一劫罪哉？非愛妾也，適滋妾罪耳。何也？以諸君非我對頭，不敢妄受也。惟泛作超幽，兼以妄列幽魂中可也。若是對頭，則雖七日夜建醮超幽，亦可受之。亥子非二位相公，何必盛怒？載說與璨曰：事既白矣，有才如此，不識能贈我輩一詩否？未逾時，即得一詩于右房外榻間，題云：贈林三老爺詩(載存而和之)。次朝，得札於硯底云：請去冤抑二字，并疏中所干妾語，乞為刪改之。二十九，延三上人至，卜初一日作法事。是夜，諸友過坐齋中，觀設佛事。聞樓上聲响，得二律，一題云：贈譚、林二相公同舘有感。一題云：五月過訪煙還莊，旅于芳洲池舍有感。時孫、康二子囑之曰：吾輩同舘多時，每覩異跡，獨不能邀一佳章耶？囑未幾，即得詩于孫子房壁間，題云：與孫、康二國士同旅于芳洲池舍寄懷。越朝七月初一日，預啟盂蘭法事，黎、黃、溫、蒙及凝家叔、舍弟七人居士輩，在上行禮。璨稽首，秉爐誠篤。傍晚，璨代胡子懇祝，遠近環觀者，不啻百十人矣。忽有二詩從空飄下，一云：贈溫相公。一云：答譚相公代祝者(其詩筆跡附後)。時胡子不能自昧，跪拜悚懼。是夜，施食法事畢，各歸憩息。體上人猶向池默誦楞嚴呪，欲其速去。凝與黎宁光亦祝其藉法力超生，毋淹滯也。此時詩篇短札紛飛而下，其一題云：奉謝二位大師，承命自應藉方也。再容我半夕一話乃去，何如？詩云：稽首慈悲法士前，憫予孤魂悶懨懨。藉力超升非獨我，諸魂咸仗早生天。英靈美譽何堪受，但凡機事不應言。明日二師歸淨土，敢乞楊枝坐寶蓮。又贈禮懺諸公詩(筆跡附後)。又致別譚相公詩云：今君為妾祭羣幽，飄薄孤魂遂所求。僧眾秉誠齊下列，雄儒附會在上頭。法力普慈無弗屆，雨露同沾福倍休。省悔又當兼戒殺，從此科名靡不售。傍註小字云：妾所贈之言，屢多不合，諸尊幸勿怪也。所譽之言，或效或不效，亦自有別，無非勸人為善去惡而已。勉之，請了，請了。璨喜曰：付之傳記，正余心也。不轉瞬而凝膝上落一紙云：所云付傳者，謂將字跡傳人，以傳戒後世也，非謂傳字。然付之傳益妙(後一傳字原圈去聲)。若真付傳，則前後所錯別之字，俱煩改之。更平仄韻有未合者，訂之尤妙(云云)。既法事告成，送諸上人返棹。初四日，諸友商紀其事，亭午而紀成。歡飲達二鼓，席中得一詩一札云：自別後，天帝嘉妾有仇不報，三月後乃生人間，使得一闡吾未達之才。俟九月，乃敬彙詩文，付來人傳，以成諸君子一段美意。希勿笑吾馮婦也，則幸甚矣(仙媛親筆附下)。

荅譚相公代祝　憶昔當初造宝廬
釵头猶戴辟兵符業火此時幾猛
發六根难断為那夫及聞　妙法
神通語前癡頓覺此消無冤〻相報
知何日勉他為善盖前辜　含　加醒



(凝曰：余嘗見仙鬼之事，或得之書傳，或得之傳述，多矣。或有聞其聲者，或有見之事者，多矣。卒未有能任筆墨，對答如流，有響則應，如覿面與語若此者

也。況其怨而能忍，無分毫凌厲之氣，受惠則廉，期約必信，而所貽贈篇章語，類多箴戒，端方正大，絕無女子情態，豈可與魑魅同日語哉？故重之曰仙媛云。今其札謂天帝嘉之，益知福善不爽焉。其踪跡不敢半語粉飾，其詩札不敢隻字增損，雖錯別亦仍其跡，聊以紀異，非好事也。仙書字字前後如一，余敬存之，統俟九月詩文何如，乃彙付裝潢，出仙媛傳。〇前後所贈之詩札有數十紙，今僅刻三五，餘悉載仙媛傳。然媛雖為冤債而來，竟不言冤之所以，胡子亦終不肯自雪其過，惟悚惕而已。有冤不報，正符大士之心。今時下愚小冤，尚憤憤覓報，況其得權勢者，肯忘瑕疵乎？如戒經中不共戴天之讎，尚不加報，故云殺生報生，生生何益，此之謂歟？惟惜媛具斯世智利根，深達善惡因果之源，而未知有向上一著，倘時得遇作家宗匠，即當下棄却瓢囊矣。)

六道集卷三

音釋

攖
　音英。觸。迫近也。
癭
　音潁。頸瘤也。
剞劂
　上音披，刀析也。下音濟，上聲，以手出汁也。
頡
　胡結切，音纈。直項也。
塭
　音歐。墓也。又聚沙也。
慘
　音參上聲。愁也，痛也。又酷毒也。
洟
　音剃。鼻出曰洟，目出曰涕。涕，音體。
邢
　音恭。
范鎙
　女人冠飾也。
晢
　音志。目光。
剡
　音閃，縣名，在會稽。
脯
　音府。乾肉。

眭蒨
　上音為姓也，下倉殿切，音倩。
邯鄲
　上音寒，下音單。趙縣也。
倩
　七正切，清去聲。假借使人也。
[土*遂]
　音遂。
龐塢
　上音旁，下音烏上聲。
隳
　音灰。
逶迤
　上音威，下音駝。
寖
　音浸上聲。
礯圮
　上音泣，下音痞。
㠯
　音杳，遠望也。
姬
　音鷄，婦女美稱。
机
　音己，几也。謂設而不倚。
[戀-心+廾]
　同孿。音見。
麓
　音六。山足。
漕漼
　上音曹，下音催，上聲。
多羅樹
　無枝節，身如櫻櫚。
菩薩
　梵語具云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故云覺有情。亦云開士，謂能開悟一切眾生也。亦云大士，謂上求下化，建立大事也。
靳
　音僅。楚有大夫，姓靳名尚

附

西湖

○南天竺真觀法師，常講法華，備五種法師之業，盥洗涕地不濡。龍王化作老人，日至聽經。師因久旱，請其降雨。王為諸龍求戒，師作法召授，即時降雨。龍王裁冠朱服，夜來頂禮。師問以多旱之因，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天將地肥，流入深土。五穀食無肥膚，旱涸固有由也。(出高僧傳)

姑蘇

○曹魯川居士為予言，有女在夫家，夏坐室中，一蛇從墻上逐鴿墮庭心，家人見而死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為荊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滸，遂死江中，我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大明矣。鬼方悟死久，并知為蛇，復曰：既作蛇，死亦無恨，但為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泗洲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為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隱如故，懺之功大矣哉(出雲棲大師竹窓隨筆)。

搜神記(晉于寶死而復蘇，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名曰搜神記。)

釋法聰

○說法於浙西之蘇杭。嘉興縣有神曰高王，降其祝曰：為我請聰法師來受菩薩戒。居人依其言而請之。受戒訖，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眾僧在廟設齋行道。歷二年，秀州海鹽縣神曰鄱陽府君，因常祭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眾乃迎師就講。神又降祝曰：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已息細蟲噉苦。願為我請師更講大品般若經。師復為講之，神降祝謝。(出高僧傳)

唐

○慧稜法師。貞觀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啟稜公可否？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眾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鐘乳，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

勿服此乳，閻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寺主寶度曰：吾憶年八歲，往龍泉寺禮觀音，未至耆闍崛山，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寶度曰：何人？答曰：閻王使者迎稜法師。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取一生私記經旨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出高僧傳)

海昌村民

○某有老媼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聽之。某在眾中忽攝心念佛，媼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瞥爾顧念，尚使鬼敬，況久修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出竹窓二筆)

越王鏐

○建龍冊寺，請僧可周於天寶堂，夜為冥司講經，鬼神現形聽法，兼施法食。賜可周金鉢紫衣，加精志通明之號。(出高僧傳)護法論：問曰：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為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無盡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眾軍皆醉；欒巴一噀之酒，而蜀川為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托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為多，何疑之有？故元世祖問扮彌帝師曰：施食至少，何普濟無量幽冥？帝師曰：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或曰：子今何以不用一器之醪，令眾皆醉；一噀之酒，而令注雨？答曰：心生疑惑，何能感格？信而無疑，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六道集卷四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犙輯

畜生道

畜生者，梵語帝利耶瞿榆泥，此云旁行，又曰旁生。由其形傍，故行亦傍，皆負天而行。又其受果報傍，故名傍生。由先其造作增上愚癡身語意十惡行，往彼生彼，稟性闇鈍，不能自立，為人畜養，故號畜生。然胎卵溼化，水陸空行，徧滿人間山野澤中，欲色界天、修羅、地獄、鬼趣，皆悉有之。是故以傍生譯之，由不屬畜養者多。故樓炭經云：畜生有其三種：一魚，二鳥，三獸。於此三中，一一無量。正法念經云：種類不同，有四十億。復有蜎飛蠕動，微細昆蟲，非數所知者，皆名傍生。其形大小各異，飲食亦殊。而鳥之大者，不過金翅大鵬，頭尾相去八千由旬，高下亦爾。兩翅各長四千由旬，以龍為食。莊周云：大鵬之背，不知幾千里。將欲飛時，擊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去地九萬里，方乃得逝。要從北溟至于南溟，一飛六月，終不中息。準此，猶是小金翅鳥也。獸之大者，無過於龍。如難陀、跋難陀二龍王，身繞須彌山七帀，頭猶山頂，尾在海中。魚之大者，無過摩竭，即鯨魚也。身長三百由旬，或四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眼如日月，鼻如大山，口如赤谷，齒如白山。莊周所謂吞舟之魚也。又云：水獸大者，如巨靈之龜，首冠蓬萊，海中遊戲。言其小者，形逾微塵，非凡眼可見。故佛不聽天眼觀水，但以肉眼看水，無蟲即得飲用。莊周云：鳥之微者，不過鷽鴳。於蚊子鬚上養子有卵，鬚上孚乳，其卵不落。雖然如此，豈同天眼所見者，處處皆遍也？如經所說，畜生種類，各各差別。業因得報，好醜亦各不同。如龍、驥、麟、鳳、孔雀、鸚鵡、山鷄、畫鴈，為人所貴，情希愛樂。如豺、狼、虎、豹、獼猴、蚖虵、梟、鴟等，人所惡見，不喜聞聲。而壽極長者，不過一劫，如大龍王等。壽極短者，不過蜉蝣之蟲，朝生暮死，不盈一日。中間長短，豈能定之？若其業報未盡，捨身又復受身。故舍利弗尊者觀一鴿，過去前後各八萬劫，猶不得脫鴿身。復見祇陀林石上，眾多金色螻蟻，七佛已來，尚不能離于蟻身。故知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之謂歟？(俗以莊周為虛誕，不信鷽鴳之說。可取西洋顯微鏡一觀，即見蚊之鬚眉身毛麤長，豈無鷽鴳孚乳者哉？大鵬證驗見後。)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眾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眾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

天上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敕門人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爾時長者欻思美食，便敕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鷄，薑椒和調，煮之令熟。即時已辦，敕外閉門。夫妻二人同坐，一小兒著坐中央，便共飲食。夫妻取鷄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座前，便呪願之，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何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儃[仁-二+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無羞愧？長者聞已，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鷄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鷄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剎，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剎國中，為羅剎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此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惟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漸恥？於是長者，歔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之，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以修羅攝于天鬼畜，故云五道，若兼修羅，則名六道，既有三惡道，應有三善道，為當但譯人略之也)。

天竺

〇闍夜多尊者，詣城乞食，見一烏便微笑。弟子問之，尊者曰：過去劫中，我欲出家，父母不聽，強為聘妻，得一子六歲。我復欲去，父母教兒抱住我脚，啼哭言：父若捨我，依誰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由此兒故，不得出家。從是九十一劫，流轉六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在生死，是以微笑。若障人出家，非止報於惡道，後得人身，多生無目。是故智者，見人出家，方便成就，勿作留難。(出付法藏經)

晉

梓潼

〇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豚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市，彌日乃歇。

沙門

〇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為老釋風流之宗。嘗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殺之未足，與諸蜎飛蠕動同罰。師尋亡，忽現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雛出殼而行。遁即悟之，悔其前言之失。俄而師及鷄雛並滅不見。(右二出冥祥記。〇卵在鷄腹，已有識神投之，如人在胎無二也。)

隋

宜州

〇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大業八年，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遂鞭打合家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託胎家內母猪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豚子，年至兩歲。八月秋，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合家大小，見猪先以鼻觸其婦，暝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令我作猪。今來償債，已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猪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夢亦同婦，兒女皆同。夢見一夜束裝，令兒及遷兄，并持錢一萬二千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猪，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猪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兄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猪已，驅向野田。兄語猪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猪：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猪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並以猪譏罵。

兒女私報猪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猪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猪聞此語，瀝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猪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揀親疎，皎若目前，可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猪，法師向余說之。

楊州

○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瑜父鞭之。作人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瑜父死。其年作家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橫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爾。

洛陽

○大業中，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吾早喪父，為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欲渡伊水，驢不肯渡，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坐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頹，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収葬焉。

冀州

○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夫，將絹兩疋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內，復產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

取之間，有一客僧，將一童子，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于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否？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疋。又問：姊妹幾人？生報云：惟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夢其女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勉修功德。

唐

京兆

○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長安

○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用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西北角壁中。坐此盜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

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右七出冥報記)

文宗

○食厨御膳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敕自今不得用鷄子。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乃開，俄變為大士像。帝召太山惟政禪師問之云云，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大士像奉祀焉。(出統紀)

京都

○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己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眾，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過齋時，即過午時也。)

并州

○李信，文水縣之太平里人，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草馬一匹，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負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廠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汾州

〇路伯達，孝義縣人。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右三出冥報拾遺)

明

韶州

〇曲江縣劉村劉家，於崇禎末年，畜一牡狗數年。一日入厨下，劉妻慮狗偷食，以木杓擊頭遂死。其夜狗託夢主人曰：我是叔之姪子，因負叔銀八錢，為叔守護家庭，債償已畢。叔寤未之信，復寐夢如前，次早將狗後山埋之。是夜狗復託夢叔曰：蒙叔大恩，埋我後山，今被同鄉某偷去，食猶未盡，尚有一腿，懸在厨竈上熏。次早主人往山看，果被盜去，至盜者家問之，初不肯認，主人曰：尚餘一腿，掛厨上熏。并說狗之因緣，其人驚怖，愧謝不已。(慘親聞錄之經說，一切眾生，輪迴五道中，互為眷屬，斯言不虛也。今人所養六畜，或負債而來償，或愛家而來生，凡眼不見，誰知非自眷屬，而殺而食者，可不傷心哉。)

清

紹興

〇王漢冲言，其紹興府順治庚子年，東關有婦人五十歲，常假募化作佛事騙人。忽病數月，漸化為猪，嘴長生毛，喜同猪臥，聲亦似猪也。

廣州

〇羊城橋與王子潘君寓葉鳴岐館樓讌飲，有鼈四隻，擬烹供客。橋與潘君極言其多異，不宜殺。岐曰：吾曾見鼈中有物，似回子狀，頭面衣褶皆全。橋曰：回子在鼈中，亦大怪矣。又常聞鼈託夢於人求救，而人為口腹，頓昧惻隱之心，嗟哉。(右二出鐵橋集。〇大清初，羊城四牌樓市中宰一大鼈，腹中有四死孩子。人見以問余，余曰：此名鼈寶，能為人言，非祟也。鼈生則生，鼈死隨死，如人身毛孔八萬戶蟲，人死隨死也。有人欲見者，畜鼈于盤屏處窺伺，每至望日月至中天，鼈舉頭望月，其寶出於鼈頂上唱

舞，頭似回回。人欲得之，要得其法。俗云：若得者，剖脚肚以藏之，遇地下有寶，即報人知。余少年時，曾聞有人煮鼈鑊中喚救命，及開鑊而鼈已死。祇謂鼈怪，寧知其寶而可殺乎？余昔住靜英德縣西來山白象林，有沙彌心空，擬次日赴墟買生放。是夕，夢有四十五人求救命。次早往墟，遇田蛤一籠，數之得四十五，遂買回放之。然一切眾生希生怖死，食息苦樂，與人無殊。形雖萬類不同，其性一也。人皆習俗，久而不察，或殺或食，共結萬世之怨。一朝報至，悔何及哉。〇田蛤，亦名田鷄，別名蝦蟇，嶺南多食。）

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菩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一日一夜，貪瞋癡惡念，不可數計。種未來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十萬禊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為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剎土。大智度論云：好殺之人，有命之屬，皆不喜見。若不好殺，一切眾生，皆樂依附。故持戒人，命欲終時，其心安樂，無疑無悔。若生天上，若在人中，常得長壽，是為得道因緣。乃至成佛，住壽無量。殺生之人，今世後世，受種種身心苦痛。不殺之人，無此眾苦。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眾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眾苦，皆來切己。二者殺生何故出為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為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為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眾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有如是苦。是則殺他，還是自殺。其有智者，肯自殺乎？（餘九惡詳如經文。）藏典所載：過去劫時，釋迦如來，曾為師子象王、麞鹿、獼猴、鴿雀、共命之鳥，乃至鼠蝨等。昔有一鼈，婦懷孕病，語其夫曰：我欲得獼猴心肝食乃瘥。夫曰：猴在山中，云何能得？婦曰：不得當死。夫往山中，見猴樹上，曰：吾與卿為友，或此山無果，我能乘載卿度水，往別山有好果處，豈不快耶？猴即可之。異日，猴騎鼈背，度水至中流，鼈曰：我婦思汝心肝食，故與為友。猴曰：何不早說？我心肝猶掛樹上，未將來，可載我還取來。鼈便乘猴至岸，猴即上樹，久而不下。鼈曰：善友！何不下來？猴曰：誰有閑心掛樹枝？猴者，釋迦世尊是。鼈者，調達是。又昔有一仙人，姓迦葉，山中修行，語蝨云：我若入禪定時，汝勿齩我，令我心亂。我出定時，恣汝所食。後時有一跳蚤（俗云狗蝨），問蝨曰：阿姨！汝何肥白？蝨曰：我如主教，出定恣我飲食故也。蚤於異時，俟仙入定，亂唼仙人。仙人即嗔，焚火抖衣，蚤即跳去，蝨被燒死。蝨者，世尊是。蚤者，調達是。又一生佛，與調達為共命之鳥，一身二頭，在一毒樹下，踞世

尊頭睡。調達頭見一毒花墮地，即便食之，欲毒死彼頭，不知二命俱喪。故知今人不可與人為怨，世世相值，皆為讎對也。佛未成道既爾，我等於六道中，生死輪迴，無不受萬類之身。今若不離惡修善，萬類奚免？有智者當自思之。一一俱詳藏經，文多不能具錄。(統紀云：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來，用以為法，有國家者，掌之為故，且不敢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稱皇天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好殺牲牢之命，肯歆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己，必以是事神。樸陋之見，曾不知牷牢腥臭之為瀆也。蒸民即粒，俗不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否者。以養己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薦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為養己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修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瀆天為可信矣。惟有梁武皇，魏獻文、孝文二帝，敕郊廟祭祀，不用牲牷，而易之以蔬麪酒果，可謂違古而道。奉黍稷，薦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齊宣帝(從僧稠禪師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隋文帝(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正、五、九月及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永為國式。如意元年，敕斷天下屠釣。)武后(敕斷天下屠釣。)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撰碑。)宋太祖(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著於令。)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復。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捕。詳附八關齋法後。)

音釋

大鵬

孔氏志怪曰：昔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異時，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即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眾莫能知。時有識者曰：此大鵬雛始飛，故為鷹所制。

欻

音忽。倏起也。

歔

音瑟。悲意。

櫪

音力，食牛馬槽器也。

歔

虛今切，吸平聲。神饗氣也。

牷
音全。祭祀之牛，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順德

○黃連村馬翁芝，為人不信善，性好嗜狗。其子娶勒樓伍侯創女為妻，創季子出家於鼎湖山慶雲寺，字目修。康熙庚申十二月十四夜，夢身在黃連俗姪店中，忽見翁芝惶遽奔至，曰：師當救我。修問：何事？翁曰：有人捉我。修曰：可入此店房內，我為閉戶。隨後即有數人逐來，云：捉翁芝。修曰：此吾姪，空店無人，我為看守耳。數人遂去。次日，修向同寮僧曰：俗親馬翁芝死將二十年，吾未嘗記憶，彼何以昨夜有此異夢？午後，即有數獵人將犬從山後逐一麞至，麞惶怖跳入寺內，困篤臥地，不能動起，僧眾呪願護之。將夜，修抱回自寮，席以草，蓋以衣，拊摩至夜半，方能動起。次早，用葉裹齋菜豆腐與食，隨修出入，馴如家犬，始悟前夢。數日後，修引出寺外放之，竟不肯去。修囑曰：若實吾親，當去。後倘有難緣，我再救汝。乃勉強而去。時有識者見麞皮毛稀疎，謂將有二十年矣，不久回寺右溪邊而死。匠人見欲剝皮，未獲刀。修因事偶至溪邊，見匠人持刀將剖，修遂救免，以麞全身葬之。有難緣再救，語不虛也。惨錄之。(噫，一切眾生，靈性叵測。昔鼎湖方丈後渠竇口，有一蟾蜍，大如小碗，黃黑班色，而腹甚皤，令人可厭。侍者持出三重門外溪邊放之，夜即回至本處，如是再三。後持出山外數十丈，懸岸叢樹上放下之，三日復還本處。余即誡之，不許再放，任其自安。後有鄉人送一狗至，每日向之怖吠，彼乃上山梅樹下，剖一穴藏之，以頭朝方丈也。又羅浮山蝴蝶，小者大七八寸，大者二三尺，其色各異，亦有五彩兼備，豐艷耀目。其繭大如拇指，或如雞卵。人取繭回，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藏一二月，或三五月。至三月中，懸於簷下，或花果樹邊。當出之夜，即有一蝶來伴之。此是雌彼雄者來，此是雄彼雌者來，一二時間，或半日一日，即俱飛去。人雖萬物之靈，豈能若是乎？如昔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鶉，預籠畜而烹之。曾夢鶉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箸下肉。一羹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出漢溪詩話。○此集刻在先，翁芝事在後，故續入此。○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蟾蜍，俗云蝦蟆。)

地獄道

地獄者，胡言泥犁，梵音名捺落迦。捺落名人，迦名為惡。惡人生彼處，故名捺落迦(有翻為不可樂，或翻苦具，或翻苦器)。由彼先時造作增長增上暴惡身語意惡行往彼，令彼相續，故名捺落迦。地獄者，

從義立名，謂地下之獄也。又獄者，局也。謂拘局罪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婆沙論云：謂彼罪人為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也。然此之一道，有其多處，或在地下，或處地上，或居空中。故梵本不云地獄，而言捺落迦。論云：此贍部洲下有大地獄，洲上有邊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山上，或在曠野空中，或海邊廟中。餘三洲惟有邊獨地獄，無大地獄。如此地獄雖多，準三法度論經，總為三攝：一熱，二寒，三邊。

第一熱獄有八，在贍部洲下。謂此洲下有五百由旬土泥，次下有五百由旬白墡，次下一萬九千由旬有七大獄於中安立，次下二萬由旬是無間獄。從洲下至無間獄底共有四萬由旬，無間縱廣高下各二萬由旬，七獄一一縱廣有萬由旬。贍部洲下至無間，上尖下濶猶如穀聚，八獄於中重壘而住。長阿含經云：大地獄其數總八，其八獄各有十六小獄圍繞(謂其八獄各有四門，一一門外各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其苦增故。一塘煨增，二屍糞增，三鋒刃增。此增復有三種：一刀刃路，二劒葉林，三鐵刺林。此三種皆鐵林，故同一增攝也。四烈河增，并前本獄以為十七。如是八大獄并諸眷屬，總有一百三十六所，故經中說有一百三十六捺落迦也)。一等活獄(亦名更活，或獄卒唱令生，或冷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故名等活獄。由習近殺害樂習增長，墮此獄中人間五十歲，此獄為一晝夜壽五百歲，如上四天王壽)，二黑繩獄(先以鐵繩拼，後以鐵斧斫。由習近殺生偷盜，墮此獄中人間一百歲，此獄為一晝夜壽一千歲，如上忉利天壽)，三眾合獄(亦名眾磕，兩山下合以磕罪人。由習近殺生倫盜邪婬，墮此獄中人間二百歲，此獄為一晝夜，壽二千歲。如上夜摩天壽)。四、呼呼獄(亦名叫喚。獄卒逼趣罪人，叫呼而走。由習近殺、盜、婬、妄，墮此獄中。人間四百歲，此獄為一晝夜，壽四千歲。如上兜率天壽)。五、大呼獄(亦名大呼喚。四山火起，欲逃無路，號咷大叫。由習近殺、盜、婬、妄，勸人飲酒，墮此獄中。人間八百歲，此獄為一晝夜，壽八千歲。如上化樂天壽)。六、燒然獄(亦名炎熱。火鐵狹近，於中受熱。由殺、盜、婬、妄，飲酒、邪見，墮此獄中。人間一千六百歲，此獄為一晝夜，壽一萬六千歲。如上他化天壽)。七、大燒然獄(亦名大炎熱。山火相搏，鑪炙罪人。由殺、盜、婬、妄，以酒飲人，邪見不信，或破比丘、比丘尼戒，墮此獄中。壽經半劫)。八、無間獄(亦名無擇。一投苦火，永無樂間。既苦無間，何所可擇？無彈指頃歇苦。由作五逆業，墮此獄中。梵名阿鼻，此云無間，亦名無救。觀佛三昧經云：阿鼻獄，受大苦一日一夜。如人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眾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物，婬泆無道，逼掠淨尼，毀辱所親。此人罪報，經十萬四千大劫，復入東方十八鬲中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

第二寒獄亦有八，在此洲外鐵圍山底仰向居止，罪人於中受寒凍苦。一頞浮陀獄(由寒苦所切肉生細皰)，二泥羅浮陀獄(此云疱裂，由寒風吹通身疱裂。此二獄從身相受名)，三阿吒吒獄(由寒苦增甚脣動不得，惟舌得動

故作此聲)，四阿波波獄(由寒增甚舌動不得，脣作此聲)，五嘔喉獄(由寒增甚脣舌不得動，喉內振氣故作此聲。此上三獄約受苦聲以立名也)，六鬱波羅獄(此云青蓮華，此華葉細，由肉色細坼似此華裂)，七波頭摩獄(此云赤蓮華，由肉色大坼似此華開)，八分陀利獄(此云白蓮華，由彼骨坼似此華開。此上三獄從瘡相受名。此八獄中眾生極寒所逼，由身聲瘡變異故立此名。若小寒氷獄隨處亦有，如後劉薩訶所見者。按地藏經，大地獄有十八，次有五百乃至千百，名號各別。十八泥犂經具十八名字，一一獄中受苦各異，壽命長短不同，詳如二經，此不繁錄)。

第三，邊獄有三：一山間，二水間，三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雜受。疰椿錄云：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諸處，有八萬四千座，苦報轉輕。(如僧護億耳所見者。)今總約其報：第一，根本極重之罪。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逼奸淨尼，出佛身血，無有懺悔五逆之罪。及上上品十惡業，感八大地獄。上中品十惡，生寒冰等地獄。上下品十惡，生孤獨小地獄。中經云：閻羅王一念之惡，便總獄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論。閻羅大王昔為毗沙國王，與維陀始王共戰，兵力不如，因立誓願：願我後生為地獄主，治此罪人。十八大臣及百萬眾，皆悉同願。毗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大臣，今十八獄主是。百萬之眾，今牛頭、阿旁等是。地獄經云：閻王住地獄間，宮城縱廣三萬里，銅鐵所成。每日晝夜三時，有大銅鑊滿中，烊銅自然在前。有大獄卒，臥王熱鐵牀上，鐵鉤擘口，烊銅灌之，縱咽徹下，無不燋爛。彼諸大臣，亦復如是，受罪畢，復起治事。十八獄主者，一曰迦延典泥犂獄，二號屈遵典刀山獄，三名沸進壽典沸沙獄，四名沸曲典沸屎獄，五名迦世典黑耳獄，六名[山*蓋]倿典火車獄，七名湯謂典鑊湯獄，八名鐵迦然典鐵牀獄，九名惡生典[山*蓋]山獄，十名呻吟典寒冰獄，十一毗迦典剝皮獄，十二遙頭典畜生獄，十三提薄典刀兵獄，十四夷大典鐵磨獄，十五悅頭典灰河獄，十六穿骨典鐵柵獄，十七名身典蛆蟲獄，十八觀身典烊銅獄，如是各有無量地獄，以為眷屬。獄有一主，牛頭阿旁，其性兇虐，無一慈忍，見諸眾生，受此惡報，惟憂不苦，惟恐不毒。或問阿旁云：眾生受苦，甚可悲念，而汝常懷酷毒，無慈愍心。阿旁答言：如此罪惡，諸受苦者，不孝父母，謗佛謗法，謗僧賢聖，罵辱六親，輕慢師長，毀陷一切，惡口兩舌，諂曲嫉妒，離他骨肉，瞋恚殺害，貪欲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懈怠放逸，造諸怨結，如是等人，來此受苦，每至免脫之日，恒加勸諭，此中劇苦，非可忍耐，汝今得出，勿復更造。而此罪人，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還，展轉輪迴，不知痛苦，令我筋力身疲。此諸眾生從劫至劫與其相對，以是事故，我於罪人無片慈心，故加楚毒，望其知苦、知慚、知恥，不復更還。觀此眾生真實至苦，終不肯避，決不修善

往趣涅槃。既是無知之物，不知避苦求樂，所以痛劇倍於人間，何容於此而生慈忍？正法念經云：閻羅王為罪人說偈曰：汝得人身不修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叫喚苦者欲何為？餘諸地獄相狀刑具及受報差別等事，經論備載，此不繁錄。然凡夫所造善惡之業，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如然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後成。今世所作，後世成之。故經云：若言業無住處者，是業住於過去世中，待時待器，得受果報。如人服藥，經於時節，藥雖消滅，時到則發好力好色。身口意業亦復如是，雖是過業，時到則受。譬如小兒初所學事，雖念念滅，無有住處，然至百年亦不忘失。餘如經說。

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錄籍，眾生行異。五官典領，校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萬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眾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時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無，不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眾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者，即生天上。即敕四鎮五官、大王司命，增益壽算。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校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官、四王、地獄王、阿修羅諸天，案行比校，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謂八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校，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如經所說，佛語無二，誰敢不信？儻或有疑，如後所出，當自知之。(涅槃，此云不生不滅。)

晉

清河

○趙泰，字文和，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精思典籍。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心尚暖，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穌活。說初死之時，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掖，徑將東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將泰向城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

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罪？行何福善？汝等辭以實報：比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日無所事，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鍼貫其舌，血流竟體。或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罪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有劍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眾相訾，自上自攀，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賫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彼於寺塔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采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眾。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列者，奉法眾生也。行雖虧始，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婬泆者，作鶴鵝鸛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驢騾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辟不修行，堅志念善，不染眾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然，與地獄中人，無有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曰：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也。時親表內外，候視泰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

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眾，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勸課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不惕懼，皆即奉法也。(穌音蘇，死而更生也。)

沙門

○支法衡，晉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穌。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東，無持引者，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耶？語畢，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上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以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還下，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穌。於是終身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由其一念自責悔心，乃脫鐵輪之苦，今人可不終身自勉乎？)

并州

○劉薩訶，西河離石人也。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尚氣武，好畋獵。於太康二年，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穌。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訶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訶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訶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訶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訶一卷書，訶受之。西至一家，舘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訶：得書來否？訶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識訶，問曰：汝識我否？訶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訶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氷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氷獄也。訶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昔維衛佛時，並我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大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謂訶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

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廁，人數如沙，不可勝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訶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訶作禮畢，菩薩具為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為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自恣受臘，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現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眾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眾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尅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最勝。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眾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墮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訶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曾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現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聖家舍利)、臨緇(今山東濟南府)、建業(即金陵報恩塔)、鄮陰(今寧波府阿育王塔)、成都(蜀府)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隨心所願，成得道因緣。訶作禮而別。出南大路，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眾，列侍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訶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訶殺鹿年月日時。訶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鴈。言已，又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訶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訶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乃遣人送。訶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穌。遂奉法精勤，而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出冥報記)。

梁高僧傳云：後還本鄉，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礫而卒。復有種種神異，事繁不錄。(高座沙門，或是

地藏菩薩也。薩訶是梵語，即娑訶字，故餘處或作荷何字。佛祖統紀云：劉薩訶病死入冥，見觀音大士指往會稽阿育王塔處懺悔。既甦出家，至會稽鄮縣烏石山，求不見。偶一夜，聞地下鐘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湧出寶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飛至一山。訶精勤禮懺，靈瑞甚多，即於其地建剎奉塔。安帝敕造塔亭禪室，度二七僧，住持守護。今寧波府阿育王塔是也。阿育，此云無憂。佛滅度後一百年，出世為鐵輪王，統此贍部一洲。聞佛受記，遂興隆三寶，使鬼神一日中起八萬四千佛舍利塔。此東震旦有一十九所，今云五處，人皆共見，餘或隱沒地中。言七月望日者，盂蘭盆經云：佛言：行慈孝者，應先為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年年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現在父母長壽無病，無諸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途，應時解脫，生人天中，福樂無極云云。)

上虞

○唐遵，字保道。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穌。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瘥。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小姊適吳興嚴。晚途懸遠，久斷音息。遵既瘥，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把沙役者，經云：鬼神道中，擔沙負石，填河塞海，罪報是也。)

武昌

〇程道惠，字文和，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惠甦，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僧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廳事。一人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僧，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人眾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鴆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叫呼，筋骨碎落。觀歷既徧，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僧，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阜莢橋。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甦。惠後為廷尉，預西堂廳訟，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僧所戒之期。頃之，還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右五出冥祥記。〇其僧必惠宿世師，不爾，何以殷勤若是乎？初，張道陵在蜀，要家家輸米五斗，不然，即使鬼到其家，故世稱為五斗米道。)

巴丘縣

〇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為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此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讚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身又不至。於是遣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鷄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牛頭人身，捉鐵

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曰：禮壽命應盡，可頓奪其命。校錄籍者云：餘算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汝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出幽冥記)

長安

○沙門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儁微，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眾咸恡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之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逆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眾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德僧，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甦，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三昧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披鐵械鎖，求祖懺悔。閻王訶云：世間偽經毀盡，你罪方脫，猶有令人信邪之罪。昔祖平素之日，與王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成佛經一百卷，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死方思悔。今人盛引傅奕、韓、朱之文為實錄，甘與王浮同一罪藪，誠可悲夫！(出梁高僧傳并統紀。○通載云：唐乾封帝詔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有僧法明者，察其是非，即排眾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眾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栢彥道士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敘，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欲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冤而必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罪制。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敕諸法師與道士論議。時沙門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帝與百官臨看，姜斌論無宗旨。帝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遣中書侍郎、尚書等就道觀取經。時一百七十官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加斌極刑。時有菩提流支法師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備載梁高僧傳。又隋末道士輔惠祥改佛涅槃經為長安經，後事發被誅。通載云：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敕報恩禪寺林泉倫長老下火，就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三十八種，卷有數千。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無有遺餘。玉音頒下，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時罷道為僧者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

師殿之梁拱。其先謀占 梵剎四百八十三所，還佛寺二百三十七所。後凡經三載，又恢復佛寺三十餘所。詳備通載下火法語，文多不錄。今時三官經，乃明初道士偽造，其文俚語。然三官既不知出在何代，鑑史無文，又非西域人士，云何而作梵語？云閻浮提，足見其謬。道士見佛經有正五九齋，遂妄立正七十，以喜世俗福祿解厄之心。母乃誘他財利，用肥己口。其餘受生經、北斗經、玉皇寶誥，皆近代偽撰，謂某星斗是某佛。然佛是人天導師，出世聖人，天帝猶歸依聞法，得證須陀洹果。佛豈復降為星斗，猶天子而為僕隸耶？習俗不悟，禮拜無倦，固不獲福，而且得誣佛之罪，致令識者取笑。藏中昔有受生經，乃說釋迦如來往劫為鼈王，救商人難，非今偽造支干生人還受生錢者。今道士為人祈福建醮，不審誦者何經？喃者何語？智者自當察之。)

趙

石長和

○趙國，高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亡。家貧，未能及時殯殮，經四日而甦。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遲疾，二人治道，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爪。見人甚眾，羣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采樓，可數千間。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皁袍，臨窓而坐。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聞魚龍超，精進為信，你何所修行？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名錄，勿謬濫也。主者案錄云：餘三十年命在。閣上人曰：君欲歸否？和對曰：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倏忽至家，惡其屍臭，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甦活。道人支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出冥祥記)。

宋

廣陵

○李旦，字世則。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死。心下不冷，七日而甦。含以餘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持信旛，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閣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旦可前。至大

廳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還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囚，寄語報家，說生時犯罪，死為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得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心修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符籙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祭酒道士，舊稱為祭酒道。)

益州

○索寺釋智達，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路。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畢而輿至。達既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徑艱危。示道登躡，至于朱門，牆闕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布薩，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敕所錄達使人曰：可送至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燄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煑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惟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

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起而四望，無所復見。惟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纔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而甦。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達雖善經唄齋講，不免散亂。心逐名利，復廢布薩誦戒，故感地獄報。今人出家，專以如來無上法寶，貿彼世間財利。戒律既不關心，布薩何有？況達云：有識已來，不憶作罪。今時能有幾人？請自揣思，寧無愧懼哉！）

多寶寺

○釋道志住北多寶寺，眾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眾。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眾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眾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道，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已糜之身，惟垂哀恕。今無復餘物，惟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眾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痛備縈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眾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職事者已具錄之。

沙門

○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疴忽暴死，二日而甦。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秉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咀規。規因頓臥，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正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

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語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弘整，資侍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甦。(右五出冥祥記。〇今僧好遊白衣家者，請觀僧規。況其持戒無虧，由心涉俗情，定慧不存，故被殺鬼所錄。儻其無善可嘉，豈遇貴人教令念佛悔過，并天帝勉之勸進乎？)

齊

仕人

〇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及諸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甦，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亡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官。又入，官問：得脂耶？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奴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得造

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後勿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出冥報拾遺。〇今有殉葬者，覩斯當醒，免橫死，他自加重罪。)

周

拔虎

〇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扳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甦，能語。先云：輿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纔到穴口，見周武帝，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曰：鷄卵名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將帝臥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臨外祖齊公親見儀同，歸家具說。(出冥報記)

隋

冀州

〇外邑中，開皇初，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人鷄卵，燒煨食之。後一朝，村人未起，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惟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至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採桑，男女甚眾，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否？桑人答曰：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踁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以上肉如故，膝以下遂為枯骨。鄰里聞之，競

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迹通現，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揀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為臨說，同其鄰邑言也。(出冥報記。○是知地獄無處不有，但受罪者自見之耳。)

京兆

○開皇八年，杜祈死，三日而甦。云見閻羅王，問曰：卿識周武否？答：曾任左武侯司法，甚識。王命一吏引至一鐵屋，於鐵窓中見武帝，身極瘦，作鐵色，著鐵枷鎖。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今得在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帝曰：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何不注引元嵩來？帝曰：我曾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卿還語世人，為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甦，以冥事勸助作福云。(出冥報記及續高僧傳。○元嵩，益州人。少出家，聰穎不偶。徉狂漫走，觸物摛詠。周歷二十餘年，人莫知測。此亦權乘逆行菩薩，如提婆達多等，孰能測哉？)

文昌

○大府寺丞趙文昌，於開皇十一年內，身忽暴死。至於數日，惟心尚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一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惟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帙，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題云：功德之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王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頸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即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昌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

下。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帝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報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敕，徧國內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敕錄此事入於隋史(出隋史及冥報記)。

齊州

○靈巖寺，文帝十六年，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引觀地獄。有榜云：沙彌道弘，為眾僧作餛飩，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然弘數年口瘡，聞相說，乃為眾僧設供。如彼所見，有三十餘人罪報。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報。相以語諸人，即各賠償，獄榜隨滅。又見一榜，題云：此人盜僧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橛，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相還說之。郭聞說，即時償還。又煬帝二年，僧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寺，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日。見眾僧粥，皆作血色，舉體火然。緒具問之。明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柴一束，煑染色，忘不賠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賠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為辦。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出僧鏡錄)

雍州

○長安縣趙文若，於大業中，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時，作何福業？文若答曰：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汝示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眾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

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惟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乃求諸畜：我得活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發回。文若得甦，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手足痛，久後修福痛漸得瘥。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否？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牸小羊。文若語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問曰：今人一生已來，烹宰六畜魚鳥等難以數計，又諸劫賊殺害人民不可計算，何以暴死還甦者不見一人耶？答曰：彼等罪重，諸人捨身即入八寒八熱大地獄中，長劫受苦難有出期，故無人能見。今死而復甦，皆是邊獨小地獄耳。即小地獄而罪重者亦難得見，如上子鄰法師母及下慧如同學之類是也。)

京城

○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眾皆歎異之，以為入禪定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眾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眾皆詰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否？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惟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火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疋，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眾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右二出冥報記。○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也。)

六道集卷四

音釋

鶩
　音務。野鴨。
鴟梟

上音笞。惡鳥食小鳥，下音驕。不孝鳥大，則食其母。

嫗

音據，去聲，老婦也。

灌佛

浴佛經說：人浴佛施錢寶，當分三分：一、供佛；二、供經法；三、供僧用。

炘

音欣。熱也。又光盛也。

桔槔

上音戛，下音高。汲水機也。

殉

音徇。古或以土或木作偶人，同殉葬。末世無知，以人同葬也。

囤

音豚。聚米穀器，俗名穀圍。

餛飩

上音魂，下音吞，去聲。厚味，或麪或米粉作，內有餡，或圓或匾，亦名匾食。

裨

音悲。補也，益也，附也。

噭

同叫。

晃昱

上音黃，上聲，寬明也；下音欲，日光。

寧波府鄞縣

附郭。鄞音茂。

烏石山

在鄞山阿育王寺東南十里，石上有袈裟紋，明顯可觀。

吳中石像

一維衛佛，即毗婆尸佛。一迦葉佛，浮海而來，在蘇州城內開元寺。康熙九年，有寄住僧法慧，募人裝金，使工匠改像為時相，全失本真。不久，法慧與匠人俱亡。十九年，余到開元，設供瞻禮，惋慨無已矣。

塔

梵語塔波，或云窣堵波，或云浮圖，華言聚相，是藏佛舍利之塚。謂如來於三大無數劫，福慧熏修，眾德之餘，聚成舍利。或如來成道說法等處，皆建塔以表遺跡。或有舍利，或無舍利，悉名佛塔。使人天瞻仰，滅罪生福。此方不達，以為風水。始由浙江錢塘江，每年數次，潮水忽至，浪頭湧高二三丈，溺舟壞舍。

忠懿王使力士射之不息。永明壽禪師勸王建六和塔江邊鎮之，其潮遂寢。今時潮至，浪高不過數尺。因此後人效之，以為風水，亦由如來德所加被福人。然須潔淨，不可穢污，方有徵驗。

舍利

此云佛身靈骨。釋迦如來涅槃，以悲願力從胸湧出，三昧火而焚金軀，成末舍利八斛四斗，大如豆或如麻，能放光現瑞，變化非一，天上人間龍中起塔供養，滅罪生福。雖云八斛四斗，然亦出於數量之表，凡有緣求者皆得之。

八難

一地獄，二畜生，三餓鬼，四長壽天，五北俱盧州，六盲聾瘖瘂，七世智辯聰，八生在佛前佛後。此八皆為障道，不得見佛聞法，故名為難。

八關戒齋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欲，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七不歌舞倡妓、不往觀聽，八不坐臥高廣大牀，九不非時食。前八名戒，後一午後非時不食名齋，合名八關戒齋。惟聽一日一夜受，或六齋日受，或十齋日受，或隨有暇日即受，要從戒師明曉戒律者受。由受持此戒，即關閉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門，為人天路、出世因、成佛作祖之根本，功德不可思議，詳載諸經論及八長養功德經，今亦集已成秩，名八關齋法。

齊武帝永平元年，帝幸華林園，設八關齋戒。帝微時，避難揭陽山中，累石為浮圖，忽有一樹生其側，狀如華蓋。後帝不豫，詔諸沙門祈佛七日，天香滿殿。

梁高祖武帝造光宅同泰寺，國內普持六齋八戒。

周孝宣帝重隆佛日，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二千卷，六齋八戒，常弘不絕。

魏孝武文帝諱日，上中興寺，建八關齋。中食竟，從臣袁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詔六宮舍女，皆持年三長齋，月六日受齋戒。

隋文帝開皇十年，歲旱，詔曇延法師率眾祈雨，雨不降。帝問何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成問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机之政，羣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敕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請延升御座，授八戒。羣臣以次受訖，方炎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詔興法師入太與殿，授菩薩戒。復詔天下，正、五、九月及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開皇十三年冬十月，智者大師過岳州，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漁捕。

晉簡文帝，有烏巢太極殿，召曲安遠筮之，曰：西南女人師，能除此怪。時尼道容住歷陽烏江寺，召見，帝以華置席下，驗其凡聖。容所坐，華不萎，謂帝曰：陛下當奉行八關齋戒，自然消弭災怪。帝如言行之，羣烏運巢而去。敕建新林寺以居之。

侍郎白居易，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嘗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在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九度。

建業

即金陵。秦併天下，改為秣陵。吳時改為江寧府。高宗改建康南聚寶門外直道名長干街，因名長干塔。永樂改為報恩塔。僧史略云：晉孝帝中，劉薩訶至丹陽，望見長干有異氣，於光處掘地，得舍利三顆，爪髮各一，於是造塔一級藏之，後增至三級。康僧所求舍利，亦藏其中。梁天監元年，立長干寺，出塔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為蠶形，於是高大。其塔名阿育王塔。元末燬，永樂十年重建，純用五色琉璃磚瓦，凡九級，每級八門，舉高十四丈，照耀雲日，上設黃金珠寶頂，其輪相、露盆、鈴鐸皆用銅，今無知者，易為銕。塔時放光，或燈或佛，或聲震如雷也。丹陽縣，在鎮江府東南九十里。鎮江府，在金陵東南三百里。

附

雲蓋山

○釋守顒，因供僧資物有餘，而僧無食堂。念曰：既無食堂，可將僧餘物造堂，以供僧食。遂造之。後代住持智禪師，夜坐丈室，忽聞焦灼氣及枷鎖聲。視之，乃有荷火枷者，枷尾倚於門閫。智驚問曰：汝為誰？答：前住當山守顒也。不合將供僧物造僧食堂，故受此苦。望為估直食堂，填設僧供，乃可免耳。智如其言，為償之。一夕，夢顒謝曰：賴師力，獲脫地獄，生人天中。三生後，復為僧。今門閫燒痕猶存。(出僧傳并人天寶鑑)

六道集卷五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犙輯

唐

京兆

〇王明幹素不修善，因患暴死，將入地獄，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說，心造諸如來。誦此偈者，能排地獄諸苦。其人誦已，乃入見王，即誦偈。當誦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王遂放免。其偈是晉譯華嚴經文，與唐譯華嚴經下二句稍別。(出纂靈記。〇華嚴感應傳云：郭神亮為冥使者，追至平等王所，因誦上四句偈，王即放還。又有一人入地獄，將受罪，即唱云：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凡聞者悉出地獄，由是而甦。故今以此二事置晚課施食之初也。)

兗州

〇曲阜人倪氏，買得妻皇甫氏。為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為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眾。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為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後，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現被使役，至今猶存。今其夫作生伺命者，兗州亦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出冥報拾遺)

陳郡

〇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甦。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少間，有吏抱案引入見王，問曰：汝解絃管否？許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多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執案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碗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時見姑夫沈吉光語云：可於此執案主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

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甦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輟，其經現在，文多不載。比甦活時，口內焦爛。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爾。

遂州

○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武德中暴病死。一日而甦，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認？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艱。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我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獠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焉？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己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汝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鷄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鷄卵，惟憶年九歲時，寒食日，母曾與六卵，因煑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麼？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遣，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令先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甦。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為遂府屬，故委之也。

馮翊

○李山龍為左監門校尉，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說云：當死時，被冥収錄，至一官曹廳，甚弘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堦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

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惟自利，乃令庭內眾囚皆以聞經題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牕，或大如小盤，或如盂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牕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猛湯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乃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多少，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一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是袋主，當以袋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許諾。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甦。後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愧荷。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寺主說，寺主傳向臨說(右三出冥報記)。

新羅國

〇釋順璟者，樂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璟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即云：當啟手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璟身俄墜。時言生身陷地獄焉。于今見坑，廣長丈餘，號順璟捺落迦也。(出宋高僧傳。〇璟既宗大乘經教，豈不見法華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圓覺經云：眾生本來成佛。而獨疑於華嚴。既不知教外別傳之宗，寧不識圓頓之旨景？實未深悟了義之教，唯以文字見解，自取坑陷歟？)

括州

○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甦。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言*奉]經讚唄聲。王檢其案，謂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行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後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卷，是義方自說。(出冥報拾遺。○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請僧轉經，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曰：父母宗族命終受苦，為其修福，得福多否？佛言：七分獲一，緣前生不信道德故。若以亡者嚴身之具，乃至屋宅園林，以施三寶，可扳地獄之苦，由亡者知己物而生喜也。按夷堅志云：鄂渚王媼，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媼亡，李忽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此我代主母所書也。引見金紫官，問答如初。官曰：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出，媼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今人有好營預修者，皆做此。然營預修，當如往生經，作實功德，及自持齋修善，祈生人天，或一心念佛，往生淨土，脫離生死，豈可預為地獄計耶？倘有重罪，閻王無私，紙錢奚能贖脫？然則造惡者，多買紙錢贖罪，富者可為貧人，縱有小罪難免。智者詳之。)

西京

○大莊嚴寺慧恩法師，稟靈溫裕，清鑒倫通。於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响，當即同氣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贓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之何為？吾被閻羅王命，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見地獄眾相，五苦次第。非大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祇，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卒，春秋八十有九。(出唐高僧傳)

遂州

○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甦，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僧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答云：貧道從生已來，惟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童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文信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報言：臣一生已來，不修功德，惟好庾信文章集錄。王曰：其庾信

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否？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之。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語云：我是庾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糅雜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之極也。文信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者，共相鑒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河東

〇柳智感以貞觀初為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甦，說云：始忽為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已，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之，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曹有五判官連坐，感為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冗。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置案上，而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遙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其如人間者，於是為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竟不敢食。日別，吏送智感歸家，甦而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而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為常。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曰：妾是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夫事爾。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疏，無謂牽引。司倉若死，無益夫人。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虞。婦人許之。既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否？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其婦在機中織，無患，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疾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部吏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鳳遣人往隆州問，而司戶已亡。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州司遣智感領囚送京，至鳳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於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即請人兵入南山西谷，

果得四囚。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知感今在南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為臨說之。亨為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爾。(右二出冥報記。〇噫！人未死而魂已入幽途，迨非一也。昔有一人暴死入獄，見同鄉僧在獄，以釘釘其頂門。既甦往寺，見其僧頂患大瘡，極苦痛，因為說在獄事云。)

京師

〇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不能具述，誰知吾苦。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冀禮殷誠。從眠驚寤，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咸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眾。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賓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偈福，敬遵此事，輒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鐘椎，興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傷破，不以為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智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眾服其言，倍驗非謬。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出續高僧傳)。昔罽賓國王，性好殺戮，惡報當墮地獄。因聞馬鳴菩薩說法，罪轉輕微，死墮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繞身截頭，隨截隨生，須臾之間，頭滿大海。聞寺鳴犍稚聲，劍輪停空，苦痛少息。時有羅漢充維那，鳴犍稚，王遣信令長打，羅漢遂長打，令聲延久，過七日，受苦便畢。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咸陽

〇有一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甦。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

云：此婦女合死以否？有人更齎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惟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而睡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

武昌

○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卒，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時見胄著故弊衣，顏色甚頹，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今世人殺生祭祀，設立蒸嘗者，見戴公則可自省矣。故盂蘭盆經註云：雖展孝思，終身墳壟，卒世蒸嘗。然而不能資先人神識冥道，畢竟是無益也。若生前敬養，猶有少益。歿後蒸嘗，全無所濟。若其蘋蘩礿禘，尚不墮于二親。倘或殺生蒸嘗，反禍及于父母。但揚虛名，不資神道。若父母在于鬼趣，可以餉祀。若生餘道，焉能受祭？又鬼中多障，見食則化為灰炭，如目連之母也。孝經末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既知身滅而神不滅，豈可厚形而薄神？身存則敬則養，病則憂，此是厚其形也。昊天之恩，以其鬼神而祭祀之，即是薄其父母之神靈矣。以此推之，勿泥儒教，權設祭禮。當依佛教，報以實理，集福資親。幸毋殺生祭祀，加二親之幽苦也。)

華州

○張法義，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能歸，宿于巖穴。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沐浴清淨，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雜木瘞之而甦，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

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留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巫祝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咎，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來，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為彼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土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乂與法義鄰近，委之，王為臨說。(右二出冥報記。〇張目私罵，遇聖僧為懺悔，猶不能免。今時面罵父母師長，罪當如何？速自尅責，深慚懺悔，或免地獄重報。)

扶風

〇傅奕。本太原人在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在隋為黃冠甚不得志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奕以代既承命得志朝廷自武德貞觀年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奕與同伴道士傅仁均薛頤並為太史令附合七上疏除罷釋教高祖由是悟奕譽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一日太宗皇帝召奕賜食因而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誑夷狄及流入中國尊上其教皆邪僻纖人模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薛頤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頤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頤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人。頤問泥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

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人。長命問先亡曰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被配越州為泥犂人矣。長命旦入殿見薛頤因說所夢。頤又自說泥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頤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為說夢。後數日間奕得惡病遂徧身麋爛號叫而死。時貞觀十四年秋奕卒。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出冥報記并統紀通載。〇所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是也。黃冠是道士舊稱。)

魏州

〇齊士望，武強人。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甦。自云：初死之時，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鷄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趁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熱灰。士望惆悵，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甦，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到取，士望妻亦同見之云。(出冥報記)又梁時有一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潤。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出弘明雜傳)

曹州

〇裴則離，狐人男。於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甦。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愍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饑。本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我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

忽覺起坐。既甦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出冥報拾遺。〇或問曰：人死既入六道，豈復在塚守其故骸耶？答曰：其雖入鬼趣，而罪福未定，故無所拘制，而亦無所依倚，故在塚間。如灌頂經云：釋種童子白佛言：凡夫墳塚，何故有諸鬼神依付？佛言：皆是五穀之精，妖魅幻化。或橫死之鬼，無所附著，依以為靈。或是樹木山林之精，骨未朽爛，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為人作諸禍福。或是新命終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為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浮游人村。既無天饍及諸飲食，遂恐動於人，作諸變怪，煽動人心。凡夫聞見，即便設福，謂之為神。或妖邪之師，倚以為神，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

雍州

〇醴泉縣楊師操，東陽縣人。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因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人不喜見。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八戒，時行禮拜，日誦經唄，化人為善。然有大小侵己，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己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惟心上少暖。家人輿將入舍臥，經宿不甦。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惟見火星流出，臭煙燇[火*勃]，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慚愧，有片侵己，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為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勤懺悔，改却毒心，即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

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慇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甦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現在，年至七十有五，食長齋，六時禮懺。操行看麥田，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驅去。歸家後日，行看麥田，不見麥死，直有牛跡。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曹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此曹使即師操善知識，教令懲惡修善，示生淨土。復來相試現夢，誡勤諄諄。非大菩薩方便誘進群生，孰能如此用心乎)。

博陵

○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辮，皆美容貌。(此下有勘問改籍，事繁不錄。)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聲喚璹。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溼地，露頂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口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饑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如是慇懃四囑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惟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來，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為？賄吏，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璹心然之，因愧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甦。至十五日，璹忘與

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念誦不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璹至，與辛兄等對問之云爾。(右二出冥報記。〇余昔在英德西，來山住靜。山下之人，多取山小竹，造麤草紙。有一姓華者，年將五十，為人性慳。寒食日，至山祭墓，以刀斫竹焚之，云：紙錢金銀，元是竹造，此竹即是銀莖也。是夕，即夢其父來，深訶責之。璹買麤紙，故云錢不好，況以竹為銀莖可乎？論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信不誣也。如紙之一物，能為錢寶繒帛，乃至簣箱等，斯皆人心識所成。鬼見物各自異，故知三界六道，悉由心成也。按此錢帛，起自唐睦仁蒨，令岑文本作以贈成景長史。未審唐前以何代之，或用真者。故古祠祭，有用圭璧及皮幣。而長史云：亦不如假者。如統紀云：唐已前，無紙錢為用者。自唐明王使王璵為祠祭，盛行此法，於是冥中藏積紙錢、金銀、繒綵，與世間所用無少異，皆由心法之能變造。故天府冥關，亦隨人心而轉。因有鬼神，用紙錢入人間買物者。有見太山堆積蠟錢無用，云人間化財，用油炷度火而汙者。此等顯驗不一，心生則種種法生矣，不特紙錢一法而已也。又云：不宜在石榴桃樹邊化財，鬼畏之也。)

隴西

〇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甦。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甦。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舊房，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說人長短。今被拔古，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出冥報拾遺。〇言破齋者，謂午後噉食，犯非時食戒，非為食葷羶也。)

雍州

〇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坊人，姓程名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

日平旦得甦，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曰：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為何事？答曰：頃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遂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眾，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隔慢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襍戲，使人引樂啟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曰：程普樂。王問：汝解俳說否？樂曰：不解。(俳說即唱戲等。)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答曰：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晏子、突出郎、獨猪、挑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帀，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嗟，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堪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息，音聲不捨，受苦不息。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諸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猪羊，食啗酒肉，或因向寺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牀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牀，普樂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甦活。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僧懺，具說此言：

師辯

○東官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死三日而甦。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哀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

須臾，引出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為受五戒。用瓶水灌辯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被一張與辯，曰：披此至家，褻至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褻被置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是起屍鬼。惟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被在牀頭。及辯能起，被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己化為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大瘡洪爛，終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右二出冥報記)

坊州

○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現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為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懷智，今為泰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酬償之。弟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甦之後，即齎書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闇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出冥報拾遺)

汾州

○孝義縣懸泉村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甦。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惟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問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問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

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甦活。(出冥報記。〇詖，音祕。險詖，乃不平之謂。)

雍州

〇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熲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居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長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便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問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人輩向舍。至明始甦，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令吞四百顆熱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卷，變為紅色。吞盡乃甦。甦已，至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來取法眼，到王所。王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至正月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甦惺。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復受鐵犁耕舌。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剉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啟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復不信。令檢功德簿，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獄。其人現在，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誡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須引證。(出法苑玄惲法師錄。)又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贊，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而失。贊懼，即計直償眾僧。月餘乃免。(出冥報記。〇問：今時說僧過惡，偷盜僧物，及以僧物饋親朋亦多。何不見現報？答：以惡業多故，猶如黑布，不見點汙。直至壽盡，自當見之。)

長安

○城內通軌坊。龍朔三年，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說。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問：孃欲寫何經？曰：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甦，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飾，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舅云：今既貸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飾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妻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飾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正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己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忽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元休自說。(出冥報拾遺)

蕭氏

○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乃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為人，妒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為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惟此婢見夫人魂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為性多瞋，橫生嫉妒，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為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口意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妒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餔

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設齋，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布施忍辱勿怠。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閏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回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閏玉即死，惟心上暖，餘分並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世間圖畫地獄之狀。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剎，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甦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為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授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後教誦藥師法華，一授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便放歸。臨別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為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途。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苦事，猶恐汝兒郎等不信，即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甦醒，復說見夫人父誡敕之事，又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為家內正坐，而誦經文。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男女大小，五體自

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亡。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二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此婢來，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問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敕語百官：信知佛法，眾聖之上，冥祐所資，孰敢不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出續高僧傳)

西京

〇法海寺英禪師，咸亨中，夢泰山府君召往說法。後獨坐方丈，見一異人，衣冠甚偉，前告之曰：弟子向於泰山府君處竊覩尊容，且知慈德及物甚多。弟子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修設。英師許之。尋詣大覺，果得其文。遂於月望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屬十數前至，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昔梁武於金山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得脫。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故未獲脫。今蒙師齋懺罪，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臣，皆承法力，得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而隱。自是英公常設此齋，流行天下。(出統紀并水陸齋儀。〇莊襄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

汾州

〇調露元年，啟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顦顇，云：為互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稍輕，惟用寺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華陰

○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甦，報元英曰：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召經生，未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戹。復於母墳地產一蓮華，武后異之，敕賜立孝門，以加旌表。

御史

○馮忠，於景隆三年暴亡。有二童子領至庭，對判官案覆罪籍。見亡舅張思義曰：汝可發願寫涅槃疏，并鑄鐘，庶消往過。疏是禮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神守護。忠依舅誡，遂獲放回。尋疏未獲，再被冥譴。忠乞三日尋寫，復俾其返。誠意搜求，果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右三出統紀)

武功

○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骨骾氣絕，殮十日復甦，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玄宗皇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眾。

南唐(姓李)

江南

○金陵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詣唐主具奏。入冥，見先帝被五木甚嚴，民駭問帝：何以如此？帝言：吾為宋齊丘所悞，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被訴。仗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久，其聲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息，或能為造一鐘尤善。民曰：何以取驗？帝曰：吾在位日，曾以于闐國遺我玉天王像，藏於瓦官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為驗。唐主親詣瓦官寺，剖佛膝，果得玉像。感泣，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曰：薦烈祖考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蔣山。(出通塞志)

後周(姓柴)

世宗

〇毀天下寺觀鍾磬鈸鐸佛像鑄周通錢。時鎮州大悲像極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持斧鑱破面胸，觀者為之悚慄，帝遂疽發於胸殂。汴都有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處，主者令吏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鐵牀，獄卒持鑿破其胸，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吏曰：汝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柴帝也，因毀像致此罰。百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吏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吏因引從故路出城，聞寺鐘聲，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惋。(宋太祖、太宗目擊其害，益堅欽信，故受命初興，復天下佛事。〇出神應錄)

宋

六一

〇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因遊廬山，入東林，謁祖印禪師，求師開示。師示以心性法門，修自此有省發。嘉祐六年，修為參政，兼譯經潤文。既登府，多病。嘗夢至一所，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宜速返舍。修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君等豈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者乎？答曰：然。因問：世人飯僧誦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深信佛法。修居潁州，捐酒肉，撤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薨。(出統紀并金湯編)藏中元有十王經，而久已失矣。今世間所傳者：一、閻羅王，二、秦廣王，三、初江王，四、宋帝王，五、五官王，六、變成王，七、泰山王，八、平等王，九、都市王，十、轉輪王。有以閻羅天子為第五殿者，謬也。如統紀云：世傳唐道明和尚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字。藏典傳記可考者，六閻羅、五官耳。池州郭生，夢入冥府。初江王揖坐，謂曰：我是西門王郎，冥司錄我忠孝正直，不害物，得作初江王一紀。南劒陳生既死，其弟之女見二鬼導至宮殿，曰：秦廣王也。王謂女曰：欲救伯苦，可轉八師經。女寤，家人求得經，請僧誦千遍。弟夢兄來謝曰：已獲生天。如上十王，除閻羅王，餘九多有改易。故云官府數移也。

(問曰：漢晉已前，不見有人入地獄還報者，何耶？答曰：經法未到，誰識泥犁地獄之名？雖有入冥還甦，亦只當一場夢幻境界耳。問：宋元之後，亦少見有，何也？答：即余年少，至今往往聞人入地獄，記閻王殿前對聯回，而無好樂者錄

之。余若不作此無，即後篇亦無有錄之者。況今常聞諸方悉有之，恐繁不錄。且古諸傳記中，條欵甚多，然人厭樂繁簡，故不盡錄也。)

明

贛州

○太和縣劉須微，萬曆間為南韶道，好客豪飲，日殺生不計數。及死，其子之業師陳某暴死而甦，曰：閻王謂我無大惡，且放還。歸在閻王殿前，見鐵桅竿上弔一人，乃學父須微也，謂曰：先生回去，為寄一信與兒子，說我平日不信善惡因果，以殺業重，苦不可言。今身上皆畜生毛羽，恐吾兒不信佛事超我，我有銀一箱埋某處，鑰匙藏某樹下，可將此銀延僧禮懺超我云云。業師即至劉家說其事，其子果不信，復曰：埋銀汝家固有，但不知所藏鑰匙處，父示你特以此為驗耳。其子如師言，果得鑰匙，乃信陰司不妄，因大為布施，誦經禮懺。自後太和從此信道也。

趙定宇

○竹窓三筆云：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同年。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玉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為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胎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為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眾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澹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州大守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禮像

○永明禪師，諱延壽。吳越王鎮杭，師為餘杭縣庫吏，屢以庫錢買魚鰕等物放之。後坐監守自盜，法當棄市。王頗知其放生也，諭行刑者觀其辭色以覆。師臨死也，面無戚容。人怪之，師曰：吾於庫錢毫無私用，盡買放生命，莫知其數。今死徑生西方極樂世界，不亦樂乎？王聞而釋之。乃出家為僧，修禪禪懺，得無礙辯才。師涅

槃後，有一僧入冥，見閻羅王時時出禮一像。僧問之，則陽間永明壽禪師也，已生西方上品上生。王敬其德，故時時禮耳。(出雲棲放生文。〇昔吳越王飯僧，問永明禪師：此間有聖僧否？禪師曰：長耳和尚是定光佛。長耳曰：彌陀饒舌，後去不復現矣。即非彌陀，已上品上生。不久便登佛位。)

清

湖廣

〇衡山縣康元度，喜行布施。大清初一日病死，見兩龍旋繞其身，竟至陰司。見閻君，初一殿姓潘，二殿姓張，三殿姓羌，四殿是元廣之父，五殿是其祖，六殿姓蔣，七殿姓何，八殿姓羅，十殿姓王，見所識者多。又見其鄰一女子，脚爛在殿外，問其父曰：何以此女在此？父曰：業未盡，若有人作道場，即可愈。度死三日復生，歷見受報者，錄成一書時，亦能立亡數日。每往陰司，回還陳述，令人可畏。如昔東徐君刻冥判記，布流於世，使人知陰陽罪福非遠也。(右二出銕橋集。〇此十殿，如世間州郡官府，非閻羅天子也。世只聞閻羅王，不知有府君獄主，故入地獄還，凡見獄官，皆云閻王也。)

廣州

〇順德縣龍江村余桂寧妻蔡氏，法名等實，有弟出家于鼎湖山，時回家，教令持齋歸敬三寶，由是發心長齋。凡姑叔捕得魚蝦生者，竊放井中，亦常買螺蜆放生。其夫出外為商而死，姑劉氏逼令別適，實乃懸梁縊死，以為貞誓。是時頸上索斷而墮，姑聞救之，實姐與巫婆屢勸開齋不已，從之。順治戊子三月，出事陳家為繼室，次年生一女，壬辰七月十九日生一男，產後身病死。一日夜，心尚暖，前夫出外時囑云：你應堅守。妻云：若有改嫁，地獄重罪自受。七月二十早遂甦，午後即見前夫打云：你言若有改嫁，地獄重報自受。實云：我同你去。夫云：不消我同你去，自有人來拿你云云。是晚二更，有鬼判來鎖去，實問曰：何故鎖我？判云：拿你受罪。去至地獄，見死人堆積，問云：此是何處？判云：此是地獄。又云：七月初一日考較善惡，日間考陽人，夜間考死人。時判帶實在死人身上過，心甚怖畏，惟憶念佛，至四更盡得甦醒。二十一日二更，判又來鎖去，呵云：速去速去，下血湖池，汝生養二次，應下六年。實不肯去，判發怒，將鐵椎打云：速去速去。凡打時，見螺蜆徧身，護之至血池處，見諸罪人半沉半浮，涕泣苦狀，不堪忍視。下至池邊，心心念佛。見一狗云：聖女，汝曉念佛，免下血

池。你欲出去，可在右邊行。左邊有毒蛇鴟鵲害人，即右邊行。見陳家前妻張氏云：小妹，你來墮？其啼哭苦楚之甚。實云：我為繼你生第五子，染病故來。丈夫前者為你建齋，你亦得否？答云：丈夫無信心，全無得力。二人痛哭一番，時四更盡便甦。二十二日二更，判又來鎖去。下船，船上四人把櫓，實叫苦連天，哀告獄判及船上人。人云：亦知你身有病，將東西密障極力撓過你西川去。時將四更盡乃醒。二十四日二更，判來鎖去。至地獄黑暗處，見一無憂山。時有一鬼持衣來換，實不肯換。又持迷魂湯來食，實不肯食。判帶至第三殿冥王案前，實跪告云：實係某縣某處人氏。王大怒拍案，聲震如雷，曰：你與前夫立誓不嫁，何自違誓？將五馬分屍。即見五馬分屍首于五處，肝膽碎裂，不知何者是我。王將善惡簿看，使判喚來，屍首還復。王云：你何故罵前婚子亞寅、亞會？可惡！可惡！真可惡！應下火坑，自當見之。時見一鬼將實一推下火坑，火燒大苦，一心念佛得免。自見手上火皰及肩上火皰五箇，如魚胞，大一寸餘，長二寸，在身上。時家人共見，報應不爽。五更少甦。二十五日二更，判來鎖去。一鬼云：你罵亞會耳聾。即將洋銅灌兩耳，非常苦痛，惟切心念佛。一鬼云：你曉念佛，可免將風箱三吹耳。時即息苦，便甦。二十六日二更，判又鎖將去。見地獄黑暗，不敢前進。判怒，持鐵棒打數下，苦痛難忍。見一鷄言：還我命來。實云：我何時殺你？鷄云：你十六歲，為病殺我。你不食我肉，而食我湯云云。實云：待我回陽，為念經呪薦你，其相方滅。即甦。二十九日三更，見觀音大士將一子來，換過所生子。時子大哭，失聲下地。實苦泣，哀告大士云：此子未卜保養否？大士云：若此子哭時，手摩其頂，念聖號數聲，自然無事。四更盡，得甦。八月初一日辰刻，見父現身告云：子尚應墮猪胎三晝夜，餓鬼二晝夜。實云：我今不願墮地獄，苦痛難當。願作方便，得免刑罰。父云：你自作自受，無人可代。但墮畢數日，即漸安也。又云：若墮猪胎時，善自保養。實云：不曉如何保養？父云：猪必食清粥水，將布濾過方飲。食單莫食雙，恐傷性命。問云：可食多少？父言：或三、或七、或九，乃至十五。每日三時飲，每時十五碗。遂甦。乃語家人云：我今墮猪胎，可取我箱中一新夏衫，濾去粥渣，與水我飲。彼食時，家人俱見，如猪飲水無異。三日畢，便墮餓鬼。即自披髮，如鬼相似。欲食茶少許，如食糠[禾*會]，塞喉不下。惟口中唧唧自歎，兩手搖搖舞舞二晝夜。傍人不敢近看。過數日，復見大士，通身白衣，手持楊枝，口說云：從心從實起，心明罪業輕。又見一鴨云：還我命來。實云：我何時殺你？鴨云：比時羅姑欲我死，把針我吞未死，原與羅姑無干。還是你晒鹹魚，我食鹹魚渴死，你應與我水飲。救人一命，勝于千金。實云：既我

悞汝命，待我回陽念經呪薦你何如？其形遂滅矣。今康熙己未，其人尚在持齋念佛，年六十有二。其出家弟覺興，聞余作集，乃回鄉對姊隨筆錄之。余因編入焉。(言丈夫無信心，建齋全無得力者。今時世俗多有不信薦亡超幽之事，惟欲掩親朋耳目，請僧建齋。既無信心，便有輕佛慢僧之失。尚不免過，何由得力？或僧無慈愍利濟亡者之念，或誦血湖救苦等偽經。縱是佛說真經，而無誠心，如童子課三字經。或延道士建醮，既無至誠，經又非真，盡是俚語。過三日，即宰殺生命，妄謂謝將，私圖嘴肥。世人久迷，同之甘飲。寧有殺害生靈，功超亡者之苦？或設齋恪財，不為盛供，唯要喃唱鼓樂喧天，奚顧壇場居處、齋蔬器皿潔否？由是存亡失利，誠為虛設，徒自勞苦者耳。)

韶州

○英德縣冬水鄉楊舒一，嘗持六齋。順治年間，有成華翰臨終屬舒一云：你有信心，我死後建齋，可為我司香燭。時雷寨寺僧携一行童往澆蠟燭，入內飲食，而狗舐汙油鍋，燭壞。童回見，即將汙油澆燭。建齋纔畢，即在壇前宰猪。次日，舒一得病至地獄，會華翰同往見閻王。王問：翰在世作何功德？答言：曾作預修功德。王檢案云：俱無功德。又語舒一云：你為人司香燭，何以穢燭供佛？答云：小人領事香燭，其燭不淨，係行童過。王曰：齋壇不潔，是司香燭者之罪，且責五板。遂甦。後兩髀腫爛見骨，乃求白象林僧大悲呪水洗，漸愈。康熙十三年卒。舒一自陳，鄉人共說贊，錄之。

盧陵

○陳忠赤，順治丁酉年六月盡，忽暴死。七月初復活，云：某人在陰司受罪，某人今來掌某處，又某人寄信某物在某處。一一如言。又言：陰司見路三條，一條帶枷鎖甚眾，一條善人路，一條皆禽獸行。自云：我止得活三年。即發心長齋。後三年，無病而死。(出銕橋集)

廣東

○肇慶府高要縣黃岡村梁子球，字朝棟，向戒淫殺，勸善隱惡，居館教讀。康熙九年，球時四十一歲，於六月初八夜，夢兩鬼使一從僮持牌捉球，球以家貧子幼辭，鬼使遂去。越五日，球夢兩使復來促球，球乞免，鬼弗允，遂醒，無病而死，不及遺囑。初就道，兩使語球曰：大路江山峻阻，登涉不易，此有捷徑，但有冤對難度，以君善人，故相商耳。球曰：我素放生戒殺，無他慮也。使曰：審

此可度矣。廼經一市，兩使詣肆就食，舉酒餚勸球，球念此非人世飲食，辭不茹。兩使語曰：此人有異，或得還魂，但恐遽殮。令從僮急詣球家，附屍曰：我必還魂，幸勿殯殮。言畢即返，同至報冤逕，果見六畜禽獸遍滿逕中，經此者多被噬啄，唯球安行而過。越此，望見宮殿巍峩，值暮，兩使偕球宿廟中，金匾額題曰：敕封龍母廟。晨起，同到朝門，百僚肅侍，兩使帶球伏堦下，判官展簿啟王，球名下止罪過一條。球泣訴妻兒孤幼，乞放還陽。王曰：大數已盡，難顧妻兒，喜汝能安貧勸善，無大過惡。今陽間世俗多犯大罪，皆緣不信陰司法律，爾可熟讀此間刑律門聯，回陽傳與人知，為善去惡可也。球承命，同兩使遍讀對聯及各罪欵，復宿前廟中。次早，詣殿俯伏，將門聯律欵皆誦明白，王大喜，命兩使送回。途經教場，遇已故門人莫煥元同羣輩習射，見球下馬，悲喜交集，自言：死後亦無罪過，今為校稟將領約束，煩語兄嫂妻子，善事父母，予舊有手評武經策論，可焚付我。再揖而別。又行數里，望見家鄉，兩鬼使辭別而去，凡三日夜遂甦。備錄門聯罪律，今列于左：

報冤逕聯(烹割充腸，禽鳥含悲還報復；殺屠供饌，牛羊飲恨待酬冤。)
奈河橋聯(苦海無邊，須識回頭是岸；奈河有渡，若能轉念不迷。)
分界路聯(此路達天堂，善士都從這裏過；斯途沉地獄，惡人俱在箇中行。)
朝門聯(三尺森嚴，豈似陽間能枉法；四知凜烈，果然地府不容情。)
二門聯(生在陽間為惡重，死到陰司欲悔遲。)
丹陛聯(鐵石人心，知爾剛頑難變化；火鑪陰律，從他強梗自銷鎔。)
座前聯(惠廸吉，從逆凶，吉凶之報，斷在此日；積善慶，作惡殃，慶殃之別，立見當前。)

殿左廡硃榜罪欵刑條

不忠不孝
叛逆不道
謀財陷命
枉濫殺命
劫盜淫殺
害眾成家

已上諸犯罪至極刑

怨詈天地
毀謗君王

怨懟父母
誹罵師長
奪人妻子
漁色邪淫

已上諸犯差減極刑一等

決水害防
放火燒山
舞文玩法
左道惑眾
殺生害物
欺孤凌寡

已上諸犯差減極刑二等

離間骨肉
教唆詞訟
嫁禍飛冤
賣生圖利
造使假銀
販賣人口
壓良為娼
強屈僕婢
拐帶人口
窩聚賭盜
貪恣口腹
局騙財物
占 奪田地
武斷鄉曲
啟殺導淫
破毀齋戒
聚斂無厭
乘危取利
恣行威福
荒淫漁獵
借勢橫行
受託負心

已上諸犯差減極刑三等

五刑之屬三千，特表其極重者以為懲戒，使世人知凜然不可犯。其刀山銕床以至風火沉淪等獄，各隨所犯而受其果報，形影相赴，皆自取也。惟改過積行可免。

誹謗三寶
破毀僧尼
污篾梵行
倡說叛聖

凡此較極刑尤重，故另懸列，犯者不通懺悔。

殿右廡金榜放生文(是杭州雲棲寺蓮池大師戒殺文)

葢聞世間至重者生命，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蠟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鈎，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為長年，書生易卑名為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鼈，廚婢之篤疾瘳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矯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銜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豈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倘能助稱佛號，加諷經文。為其回向西方，令彼永離惡道。則存心愈大，植德彌深。道業資之速成，蓮臺生其勝品矣。(子球自錄)

廣州

〇康熙辛亥二月，羊城有一婦人藥毒死夫，又推前夫姑落井中，人不得知之。後時夜間，婦即見鬼卒拘至城隍所，隍與冠幞頭者同審，即以鐵夾棍夾斷惡婦脚，令示陽間善惡無爽。　平藩聞，遂給以食，置西門外馬廠前。眾人往觀，婦人日食如常，折脚以盤盛於前，自向人云：過兩日便下油鍋。如期作痛苦之狀，不堪觀也。又云：更過二日，身受碎剮。不數日遂死。　平藩乃令割其首，棄其骸於荒郊犬食。(出銕橋集)

順德縣

〇喜涌村張哉明妻李氏，生二子，為人性惡瞋妒，好打奴婢。每打，恨不楚毒，使跪堦前，以尿澆淋，仍燒鐵鉗烙其身面，夫及子俱不敢近之。康熙壬寅年，盜鄰人鷄殺食。鄰人詰問，即發誓曰：我若偷得汝鷄食，當教我兩眼落地。次月無病，一目爆裂。至乙巳年，又裂一目。丁巳年，獨臥房中，夜半自拆牀板，周圍枷頸跪地。天明，家人聞呻吟聲，趨問：何故如是？答曰：我今被閻王枷鎖，雖苦尚輕。過二日，即要上鐵刺牀，又落油鑊(云云)。不數日而死。本村鄰鄉人皆共知。(其子端仲亦自向人說，余因錄之。)

順德

〇上直村陸業卿，為廣州府差，是無為教之徒，口稱食齋，身行不善，所為非事，不可具述。至康熙己未五月，欲將一猪賣與屠人，屠人還價五錢，卿便自殺，賣肉得銀八錢，過數日病。至六月二十三日早，見猪來云：我命該盡亦了，汝何以貪多銀三錢，以刀殲我頸，我已得訴官府。至未時，果見鬼來，鎖至閻王所，見三曹官，一名鄧天尊，皆證卿殺猪。王曰：汝何故貪財，殺害猪命，當杖六十，今且饒汝，暫打三十，後當再審。遂還甦活，一一語其妻子。妻看其兩髀，臃腫青淤，數日潰爛。自後每被冥使追去，受諸罪苦，回自說之。然其家門，獨許無為教徒出入，餘人不得。妻子及無為之徒，畏羞隱匿不說，惟鄰人得聞一二耳。至七月初九日死，未死之前，臭氣熏出門外，行人不堪聞之。時有鄉人，問其無為徒曰：世人多殺，何不見報，惟業卿獨受，何耶？答曰：吾教每日三時誓願，每一時稱一曹官名字為證，今其殺生犯戒，故受此報也。以斯瞞人，餘皆隱諱也。鄉伍鄰里，向余說之(餘二曹官忘名)。

六道集卷五(終)

音釋

馮翊
　郡名翊同翼。
閻羅王
　梵語具云閻魔羅，此云息諍，謂止息罪人諍故。
犍稚
　稚，或誤作椎。凡隨有木石銅鐵等打能鳴者，名犍稚。問曰：今之木魚是否？答曰：木魚聲小，不得名犍稚也。問：何以僧用木魚耶？答：木魚乃古之樂器，惟此國有，餘方無。以其聲和響靜，故僧取為念誦之節度，令眾異口同音也。又昔曹子建曾遊漁山，聞空中梵天之響，清揚哀婉，因倣其聲，寫為梵唄。今以木魚表漁山之梵音也。
刈
　音藝，割也。
堵
　音覩，垣也。
盩厔
　上音周，下音質。縣名，在京兆。
惋
　音腕。驚歎。
漁
　音魚。捕魚也。又侵取也。所謂漁色邪淫是也。
矰
　音增。結繳於矢也。弋射矢也。又短矢也。
矯
　驕字上聲。揉箭曰矯。
水陸大齋
　梁武帝天監年，夢神僧曰：四生受大苦惱，何不作水陸大齋救拔之？帝問誌公，公勸帝尋經，必有因緣。乃躬覽藏經，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言*奉]文，停燈燭，白佛：若理協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儀式未詳，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盡明。遂於天監乙酉二月十五日，在金山寺修設水陸道場。帝親臨地席，詔僧祐律師主其事。出葦江集。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